

# 卷十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十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編號 D8644700

即炎  
 瑞鳳  
 蓋此數  
 語中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  
 寶琴零落金星滅  
 一佳人體似酥  
 當時歌舞人不回  
 暗怪教君骨髓枯

簫箏不響歌喉咽  
 玉階寂寞墜秋露  
 化為今日西陵灰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雄劍無威光彩沉  
 月照當時歌舞處  
 雖然不見人頭落

這一日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脩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  
 後來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  
 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  
 出七情六慾關頭打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金瓶梅 第九  
姑娘也走走月娘道你到家對你娘說俺們如今便收拾去二娘害腿疼  
不去他在家看家了你姑夫今日前邊有人吃酒家裡沒人後邊姐也不  
去李桂姐家去了連大娘銀姐和我們六位去你家少費心整治甚麼俺  
們坐一回晚上就來因問來定兒你家叫了誰在那裡唱來定兒道是郁  
大姐說畢來定兒先去了月娘一面同玉樓金蓮李瓶兒大姐并吳銀兒  
對西門慶說了分付奶子在家看哥兒都穿戴收拾共六頂轎子起身派  
定玳安兒棋童兒來安兒三個小廝四個排軍跟轎往吳大妗子家來正  
是

萬井風光春落盡 門燈火夜沉沉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戲笑卜龜兒

浪淘沙

小市東門欲雪天 衆中依約見神仙 盞黃香盡貼金蟬 飲散黃  
昏入草草醉容無語立門前 馬嘶塵哄一街烟

話說西門慶那日打發吳月娘衆人往吳大妗子家吃酒去了李智黃四  
約坐到黃昏時分就告辭起身伯爵趕送出去如此這般告訴我已替二  
公說了准在明日還找五百兩銀子那李智黃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  
去了伯爵復到廂房中和謝希大陪西門慶飲酒只見李銘掀簾子進來  
伯爵看見便道李日新來了李銘扒在地下磕頭西門慶問道吳惠怎的  
不來李銘道吳惠今日東平府官身也沒去在家裡害眼小的叫了王桂

未了便叫王柱進來與爹磕頭那王柱掀簾進入房裡朝上磕了頭與李銘站立在旁伯爵道你家桂姐剛離家去了你不知道李銘道小的官身到家洗了洗臉就來了並不知道伯爵向西門慶說他兩箇怕不的還沒吃飯哩哥分付拿飯與他兩箇吃書童在旁說二爹叫他等一等亦發和吹打的一答裡吃罷敢也拏飯去了伯爵令書童取過一箇托盤來桌上掉了兩碟下飯一盤燒羊肉遞與李銘等拿了飯來你每拏兩碗在這明間吃罷說書童見我那傻孩子常言道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你不知道這行人故雖是當院出身小優兒比樂工不同一槩看待也罷了顯的說你合我不幫襯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下笑罵道怪不的你這狗才行討中人只護行討中人又知這當差的甘苦伯爵道傻孩兒你知道甚麼只空做子弟一場連惜玉憐香四箇字你還不曉的粉頭小優兒如同

鮮花一般你惜憐他越發有精神你但折剝他敢就入聲甘州懺上瘦損難以存活西門慶笑道還是我的兒曉的道理那李銘王柱須臾吃了飯應伯爵叫過來分付你兩箇會唱雪月風花共裁剪不會李銘道此是黃鍾小的每記的于是王柱彈琵琶李銘揀箏頓開喉音唱了一套唱完了看七晚來正是

金烏漸漸落西山 玉兔看看上畫闌 佳人款款來傳報

月透紗窗衾枕寒

西門慶命收了家火使人請傅夥計韓道國雲王管貴四陳敬濟大門首用一架圍屏安放兩張桌席懸掛兩盞羊角燈擺設酒筵堆集許多春菓菓盒各樣餚饌西門慶與伯爵希大都是一帶上面坐了夥計王管兩旁打橫大門首兩邊一邊十二盞金蓮燈還有一座小烟火西門慶分付等堂

客來家時放，先是六箇樂工，擡銅鑼銅鼓在大門首吹打，打了一回，又清吹細樂上來，李銘王柱兩箇小優兒，箏琵琶上來彈唱燈詞，那街上來往圍看的人，莫敢仰視。西門慶帶忠靖冠，絨絨鶴氅，白綾襖子，玳安與平安兩箇，一遞一桶放花兒，兩名排軍執攬杆欄擋閑人，不許向前擁擠。不一時，碧天雲靜，一輪皓月東升之時，街上遊人十分熱鬧，但見

戶戶鳴鑼擊鼓，家家品竹彈絲，遊人隊上踏歌聲，士女翩跹垂舞，調鰲山結綵，巍峩百尺，轟晴雲，鳳禁縈香，縹渺千層，卷綺隊，閑庭內外，溶溶寶月光輝，畫閣高低，燦燦花燈照耀，三市六街人開熱，鳳城佳節賞元宵。

且說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小玉衆人見月娘不在，聽見大門首吹打銅鼓，彈唱又放烟火，都打扮着走來，在圍屏後扒着望外，瞧書童兒和畫童兒

四

兩箇在圍屏後，火盆上篩酒，原來玉簫和畫童舊有私情，兩箇常時戲狎，兩箇因按在一處奪瓜子兒，磕不防火盆上，坐着一錫瓶酒，推倒了，那火烘上騰起來，滿了一地灰，起去那玉簫，還只顧嘻笑，被西門慶聽見，使下玳安兒來問是誰笑，怎的這等灰起，那日春梅穿着新白綾襖子，大紅遍地金比甲，正坐在一張椅兒上，看見他兩個推倒了酒，就揚聲罵玉簫道：「好箇恠浪的淫婦，見了漢子就邪的，不知怎麼樣兒的了，只當兩箇把酒推倒了，纔罷了，都還嘻嘻哈哈，不知笑的是甚麼，把火也滿死了，平白落人恁一頭灰，玉簫見他罵起來，說得不敢言語，往後走了，慌的書童兒走上去，回說小的火盆上篩酒來，扒倒了錫瓶裡酒了，西門慶聽了，便不同，其長短就罷了，先是那日賁四娘子打聽月娘不在，昔知道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四箇是西門慶貼身答應得寵的姐兒，大節下安排了許

多菜蔬菓品使了他女孩兒長兒來要請他四箇去他家裡坐坐衆人領了來見李嬌兒李嬌兒說我燈草拐杖做不得主你還請問你爹去問雪娥雪娥亦發不敢承攬看看挨到掌燈已後賁四娘子又使了長兒來邀四人蘭香推玉簫玉簫推迎春迎春推春梅要會齊了轉央李嬌兒和西門慶說放他去那春梅坐着紋絲兒也不動反罵玉簫等都是那沒見食面的行貨子從沒見酒席也聞些氣兒來我就去不成也不到央及他家去一箇七鬼攪搭的也似不知忙些甚麼教我半箇眼兒看的上那迎春玉簫蘭香都穿上衣裳打扮的齊七整七出來又不敢去這春梅又只顧坐着不動身書童見賁四嫂又使了長兒來邀說道我拚着爹罵兩句也罷等我上去替姐每稟稟去一直走到西門慶身邊附耳說道賁四嫂家大節間要請姐每坐坐姐教我來稟問爹去不去西門慶聽了分付教你

姐每收拾去早此來家裡沒人這書童連忙走下來說道還虧我到上頭一言就准了教你姐快收拾去早此來那春梅緩慢七往房裡勻施脂粉去了不一時四箇都一答兒裡出門書童扯圍屏掩過半邊來遮着過去到了賁四家賁四娘子見了如同天上落下來的一般迎接進屋裡頂榻上點着綉毬紗燈一張桌兒上整齊餚菜趕着春梅叫大姑迎春叫二姑玉簫是三姑蘭香是四姑都見過禮又請過韓回子娘子來相陪春梅迎春上坐玉簫蘭香對席賁四嫂與韓回子娘子打橫長兒往來盪酒拿菜按下這裡不題西門慶因叫過樂工來分付你每吹一套東風料悄好事近與我所正值後邊拿上玫瑰元宵來衆人拿起來同吃端的香甜美味入口而化甚應佳節李銘王柱席前拿樂器接着彈唱此詞端的聲韻悠揚疾徐合節這裡彈唱飲酒不題且說玳安與陳敬濟袖着許多花炮又

叫兩個排軍拿着兩箇燈籠竟往吳大妗子家來接月娘眾人正在明間飲酒見了陳敬濟來教二舅和姐夫房裡坐你大舅今日不在家衛裡看着造冊哩一面放桌兒拿春盛點心酒菜上來陪敬濟玳安走到上邊對月娘說爹使小的來接娘每來了請娘早些家去恐晚夕人亂和姐夫一答兒來了月娘因頭裡惱他就一聲兒沒言語答他吳大妗子便叫來定兒拿些兒甚麼與玳安兒吃來定兒道酒肉湯飯都前頭擺下了吳月娘道忙怎的那裡終來乍到就與他吃教他前邊站着我每就起身吳大妗子道三姑娘慌怎的上門兒惟人家大節下姊妹間衆位關懷大坐坐兒左右家裡有他二娘和他姐在家裡怕怎的老早就要家去是別人家又是一說因叫郁大姐你唱箇好曲兒伏侍他衆位娘孟玉樓道他六娘好不惱他哩說你不與他做生日郁大姐連忙下席來與李瓶兒磕了四個

瓶兒一味嬌媚  
拗變不  
及金蓮  
奸恬雅  
近

頭說道自從與五娘做了生日家去就不好起來昨日奶奶奶這裡接我教我終收拾開闔了來若好時怎的不與你老人家磕頭金蓮道郁大姐你六娘不自在哩你唱個好的與他听他就不惱你了那李瓶兒在旁只是笑不做聲郁大姐道不打緊拿琵琶過來等我唱大妗子叫吳舜臣媳婦鄭三姐你把你二位姑娘和衆位娘的酒兒斟上這一日還沒上過鍾酒兒那郁大姐接琵琶在手用心用意唱了一個一江風正唱着月娘便道怎的這一回子恁涼淒淒的起來來安在旁說道外邊天寒下雪哩孟玉樓道姐姐你身上穿的不單薄我倒帶了箇綿披襖子來了咱這一回夜深不冷麼月娘道既是下雪叫個小廝家裡取皮襖來咱每穿那來安連忙走下來對玳安說娘分付叫人家去取娘們皮襖哩那玳安便叫琴童兒你取去罷等我在這裡伺候那琴童也不問一直家去了少頃月娘

想起金蓮沒皮襖，因問來安兒誰取皮襖去了。來安道：「琴童取去了。」月娘道：「也不問我就去了。」玉樓道：「剛纔短了一句話，不該教他拿俺每的。」他五娘沒皮襖，只取姐姐的來罷。月娘道：「怎的沒有？」還有當的人家一件皮襖，取來與六姐穿就是了。因問玳安那奴才怎的不去，却使這奴才去了。你叫他來，一面把玳安叫到跟前，吃月娘儘力罵了幾句道：「好奴才，使你怎的不動？」又坐壇遣將兒使了，那個奴才去了。也不問我聲兒。三不知就去了。怪不的你做大官兒，恐怕打動你展翅兒，就只遣他去。玳安道：「娘錯怪了小的，頭裡娘分付，若是叫小的去，小的敢不去。來安下來，只說教一個家裡去。」月娘道：「那來安小奴才敢分付你，俺每恁大老婆，還不敢使你哩。如今慣的你這奴才們，有些摺兒也怎的。」一來主子烟薰的佛像掛在牆上，有恁施主有恁和尚，你說你恁行動，兩頭戳舌，獻勤出尖兒，外合裡應。

奸懶食飽背地，瞞官作弊幹的那繭兒，我不知道哩。頭裡你家主子沒使，你送李桂兒家去，你怎的送他人，拿着毡包，你還匹手奪過去了。留了頭，不留了頭，不在你使，你進來說，你怎的不進來，你便送他啣嘴吃去了。却使別人進來，須知我若罵只罵那箇人了，你還說你不欠慣老成。玳安道：「這箇也沒人，就是畫童兒過的舌，爹見他抱着毡包，教我你送送你桂姨去罷，使了他進來的。」娘說留了頭，不留了頭，不在於小的，小的管他怎的。月娘大怒，罵道：「賊奴才，還要說嘴哩。我可不這裡閑着和你犯牙兒哩。你這奴才脫脖倒切過颺了，我使着不動，要嘴兒，我就不信到明日不對他，說把這欺心奴才打與你箇爛羊頭，也不算。」吳大妗子道：「玳安兒還不快替你娘每取皮襖去。」又道：「姐姐，你分付他拿那裡皮襖與他。」五娘穿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姐姐不要取去，我不穿皮襖，教他家裡稍了我的披襖子。」

此一節便見金蓮起心纒皮非一日

來罷人家當的好也。反也黃狗皮也似的穿在身上。教人笑話也不長久。後還贖的去了。月娘道。這皮襖倒不是當的。是李智少十六兩銀子。准折的當的。王招宣府裡。那件皮襖。與李嬌兒穿了。因分付玳安。皮襖在大櫥裡。教玉簫尋與你。就把大姐的皮襖也帶了來。玳安把嘴谷都走出來。陳敬濟問道。你到那去。玳安道。精是樓氣的。營生一遍。生活兩遍。做這咱晚。又往家裡跑一遭。逕走到家。西門慶還在大門首吃酒。傅夥計雲玉管都去了。還有應伯爵。謝希大。韓道國。賁四衆人吃酒未去。便問玳安。你娘們來了。玳安道。沒來。使小的取皮襖來了。說畢。便往後走。先是琴童到。家上房裡尋玉簫要皮襖。小玉坐在炕上。正沒好氣。說道。四個淫婦。今日都在賁四老婆家吃酒哩。我不知道。皮襖放在那裡。往他家問他要去。這琴童一直走到賁四家。且不叫在窗外悄悄觀。只見賁四嫂說道。大姑和三

姑怎的。這半日酒也不上。菜兒也不揀一筋兒。嫌俺小家兒人家。整治的不好吃也。怎的春梅道。四嫂俺每酒勾了。賁四嫂道。那噪沒的說。怎的這等上門兒怪人家。又叫韓回子老婆。你是我的切隣。就如副東一樣。三娘四姑跟前酒。你也替我勸七兒。怎的單板着像客一般。又叫長姐篩酒來。斟與三姑吃。你四姑鍾兒。淺斟些兒。罷蘭香道。我自來吃不了的。賁四嫂道。你姐兒們今日受餓。沒甚麼可口的菜兒。晉待休要笑話。今日要叫了。先生來唱與姑娘們下酒。又恐怕爹那裡听着。淺房淺屋說不的。俺小家兒人家的苦。說着琴童兒敲了。敲門衆人都不言語了。長兒問是誰。琴童道。是我尋姐說話。一面開了門。那琴童入來。玉簫便問娘來了。那琴童看着待笑。半日不言語。玉簫道。惟雌牙的。誰與你雌牙。問着不言語。琴童道。娘每還在姪子家吃酒哩。見天陰下雪。使我來家取皮襖來。都教包了去哩。



玉簫道皮襖在描金箱子裡不是，叫小玉拿與你琴童道小玉說教我來問你要玉簫道你信那小淫婦兒他不知道怎的春梅道你每有皮襖的都打發與他俺娘沒皮襖只我不動身蘭香對琴童你三娘皮襖問小鸞要迎春便向腰裡拿鑰匙與琴童兒教綉春開裏間門拿與你琴童兒走到後邊上房小玉和王樓房中小鸞都包了皮襖交與他正拿着往外走遇見玳安問道你來家做甚麼玳安道你還說哩爲你來了平白教大娘罵了我一頓好的又使我來取五娘的皮襖來琴童道我如今取六娘的皮襖去也玳安道你取了還在這裡等着我一答兒裡去你先去了不打緊又惹的大娘罵我說畢玳安來到上房小玉正在炕上籠着爐臺烤火口中磕瓜子兒見了玳安問道你也來了玳安道你又說哩受了一肚子氣在這裡娘說我遣將兒因爲五娘沒皮襖又教我來說大櫥裡有李三

准折的一領皮襖教拿去哩小玉道玉簫拿了裏間門上鑰匙都在賁四家吃酒哩教他來拿玳安道琴童往六娘房裡去取皮襖便來也教他叫去我且歇歇腿兒拷七火兒着那小玉便諛炕頭兒與他並肩相挨着向火小玉道壺裡有酒篩盞子你吃玳安道可知好哩看你下顧小玉下來把壺坐在火上抽開抽替拿了一碟子臘鵝肉篩酒與他無人處兩個就揀着唾舌親嘴正吃着酒只見琴童兒進來玳安諛他吃了一盞子便使他叫玉簫姐來拿皮襖與五娘穿那琴童把毡包放下走到賁四家叫玉簫玉簫罵道賊囚根子又來做甚麼又不來通與鑰匙教小玉開門那小玉開了裡間房門取了一把鑰匙通了半日白通不開琴童兒又往賁四家問去那玉簫道不是那個鑰匙娘櫥裡鑰匙在床褥子座下哩小玉又罵道那淫婦丁子釘在人家不來兩頭來回只教使我及開了櫥裡又沒

皮襖琴童兒來回走的抱怨道就死也死三日三夜又撞着恁瘟死鬼小奶上兒們把人覓也走出了向玳安道你說此回去又恁的娘罵不說屋裡只恁俺們走去又對玉簫說裡問娘櫥裡尋沒有皮襖玉簫想了想笑道我也忘記在外間大櫥裡到後邊又被小玉罵道淫婦吃那野漢子搗昏了皮襖在這裡却到處尋一面取出來將皮襖包了連大姐披襖都交付與玳安琴童兩個拿到吳大妗子家月娘又罵道賊奴才你說同了都不來罷了那玳安不敢言語琴童道娘的皮襖都有了等着姐又尋這件青緞皮襖于是打開取出來吳大妗子燈下觀看說道好一件皮襖五娘你恁的說他不好說是黃狗皮那裡有恁黃狗皮與我一件穿也罷了月娘道新新的皮襖兒只是面前歇胸舊了些兒到明日從新換兩個遍地金歇胸就好了孟玉樓拿過來與金蓮戲道我兒你過來你穿上這黃狗

皮娘與你試試看好不好金蓮道有本事到明日問漢子要一件穿也不枉的平白拾人家舊皮襖披在身上做甚麼玉樓戲道好個不認業的人家有這一件皮襖穿在身上念佛于是替他穿上見穿寬大大金蓮纔不言語當下月娘與玉樓瓶兒俱是貂鼠皮襖都穿在身上拜辭吳大妗子二妗子起身月娘與了郁大姐一包二錢銀子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妗子列位娘磕了頭罷當下吳大妗子與了一對銀花兒月娘與李瓶兒每人袖中拿出一兩銀子與他磕頭謝了吳天妗子同二妗子鄭三姐都還要送月娘眾人因見天氣落雪月娘阻回去了琴童道頭裡下的還是雪這回沾在身上都是水珠兒只怕濕了娘們的衣服問妗子這裡討把傘打了家去吳二舅連忙取了傘來琴童兒打着頭裡兩個排軍打燈籠引着一簇男女走幾條小巷到大街上陳敬濟沿路放了許多花炮因叫

銀姐你家不遠了，俺每送你到家，月娘便問他家在那裡，敬濟道：「這條街衙內一直進去，中間一座大門樓，就是他家。」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娘每家去。」月娘道：「地下濕，銀姐家去罷。」頭裡已是見過禮了，我還着小厮送你到家，因叫過玳安，你送銀姐家去，敬濟道：「娘，我與玳安兩個去罷。」月娘道：「也罷，你與他兩個同送他，送那敬濟得不的一聲同玳安一路送去。」吳月娘眾人便回家來，潘金蓮路上說：「大姐，你原說咱每送他家去，怎的又不去了？」月娘笑道：「也只是個小孩兒哄你說要子兒，你就信了。」麗春院是那裡，你我送去，金蓮道：「像人家漢子在院裡嫖了來，家裡老婆沒曾往那裡尋去，尋出沒曾打成一鍋粥。」月娘道：「你等他爹到明日往院裡去，你尋他尋試試，倒沒的教人家漢子當粉頭拉了去，看你兩個口裡說着，看看走到東街上，將近喬大戶門首，只見喬大戶娘子和他外甥媳婦。」

每見席  
上倒菓  
碟者食  
心一動  
便不顧  
體面伯  
爵趕眼  
錯尚有  
耻

春梅幸  
止大家  
終有後  
福故士  
不可不  
先樹品

婦段大姐在門首站立，遠遠見月娘一簇男女過來，就要拉請進去。月娘再三說道：「多謝親家盛情，天晚了不進去罷。」那喬大戶娘子那裡肯放，說道：「好親家，怎的上門兒怪人家，強把月娘眾人扯進去了。」客位內掛着燈，擺設酒菓，有兩個女兒彈唱，飲酒不題。却說西門慶在門首與伯爵眾人飲酒，將闌，伯爵與希大整吃了一日，頂額吃不下去，見西門慶在椅子上打盹，趕眼錯把菓碟兒都倒在袖子裡，和韓道國就走了，只落下賁四陪西門慶打發了樂工賞錢，分付小厮收家火，息燈燭，歸後邊去了。只見平安走來，賁四家叫道：「你們還不起身，爹進去了。」那玉簫聽見和迎春、蘭香慌的辭也不辭，都一溜烟跑了，只落下春梅拜辭了賁四嫂，終慢走回來看見蘭香在後邊脫鞋子，鞋趕不上，因罵道：「你們都捨棺材奔命哩，把鞋都跑脫了，穿不上，像甚麼兒。」到後邊打聽西門慶在李嬌兒房裡都來磕

頭大師父見西門慶進入李嬌兒房中都躲到上房和小玉在一處玉簫  
進來道了萬福那小玉就說玉簫娘那裡使小厮來要皮襖你就不來管  
管兒只教我拿我又不知那根鎖匙開衙門及自開了又沒有落後却在  
外邊大櫥櫃裡尋出來你放在裡頭怎昏搶了不知道姐姐每都吃勾來  
了罷幾曾見長出塊兒來玉簫吃的臉紅紅的這怪小淫婦兒如何狗獃  
了臉似的人家不請你怎的和俺們使性兒小玉道我希罕那淫婦請大  
師父在傍勸道姐姐每義讓一句兒罷你爹在屋裡聽着只怕你娘們來  
家頓下些茶兒伺候正說着只見琴童抱進毡包來玉簫便問娘來了琴  
童道娘每來了又被喬親家娘在門首讓進去吃酒哩也將好起身兩個  
終不言語了不一時月娘等從喬大戶娘子家出來到家門首賁四娘子  
走出來厮見陳敬濟和賁四一面取出一架小烟火來在門首又看放了

一回烟火方纔進來與李嬌兒大師父道了萬福雪娥走來向月娘磕了  
頭與玉樓三人等見了礼月娘因問他爹在那裡李嬌兒道剛纔在我那  
屋裡我打發他睡了月娘一聲兒沒言語只見春杏迎春玉簫蘭香進來  
磕頭李嬌兒便說今日前邊賁四嫂請了四箇去坐了回兒就來了月娘  
聽了半日沒言語罵道恁成精狗肉們平白去做甚麼誰教他去來李嬌  
兒道問過他爹纔去來月娘道問他好有張主的貨你家初一十五開的  
廟門早了放出些小鬼來了大師父道我的奶奶恁四箇上畫兒的姐姐  
還說是小鬼月娘道上畫兒只畫的半邊兒平白放出去做甚麼與人家  
喂眼孟玉樓見月娘說來的不好就先走了落後金蓮見玉樓起身和李  
瓶兒大姐也走了止落下大師父和月娘同在一處睡了那雪霰直下到  
四更方止正是

香消燭冷樓臺夜

挑菜燒燈掃雪天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去了月娘約飯時前後與孟玉樓李瓶兒三個同送大師父家去因在大門裡首站立員一個鄉里下龜兒卦兒的老婆子穿着水合襖藍布裙子勒黑包頭背着襖褲正從街上走來月娘使小厮叫進來在二門裡鋪下卦帖安下靈龜說道你卜卜俺每那老婆扒在地下磕了四個頭請問奶奶多大年紀月娘道你卜個屬龍的女命那老婆道若是大龍四十二歲小龍兒三十歲月娘道是三十歲了八月十五日子時生那老婆把靈龜一擲轉了一遭兒住了揭起頭一張掛帖兒上面畫着一個官人和一位娘子在上面坐其餘都是侍從人也有坐的也有立的守着一庫金銀財寶老婆道這位當家的奶奶是戊辰生戊辰巳巳大林木爲人一生有仁義性格寬洪心慈好善看經布

施廣行方便一生操持把家做活替人頂缸受氣還不道是喜怒有常王下人不足正是喜樂起來笑嘻嘻惱將起來開哄哄別人睡到日頭半天還未起你老早在堂前轉了梅香洗鉢鏑雖是一時風火性轉眼却無心和人說也有笑也有只是這疾厄宮上着刑星常沾些啾唧虧你這心好濟過來了往後有七十歲活哩孟玉樓道你看這位奶奶命中有子沒有婆子道休怪婆子說兒女官有有些不是往後只好招箇出家的兒子送老罷了隨你多少也存不的玉樓向李瓶兒笑道就是你家吳應元見做道士家名哩月娘指着玉樓你也叫他卜卜玉樓道你卜個三十四歲的女命十一月二十七日寅時生那婆子從新撇了卦帖把靈龜一卜轉到命宮上住了揭起第二張卦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女人配着三個男人頭一個小帽商旅打扮第二個穿紅官人第三個是個秀才也守着一庫金

銀左右侍從伏侍。婆子道：「這位奶奶是甲子年生，甲子乙丑海中金命，犯三刑六害，夫主克過，方可玉樓道：「已克過了。婆子道：「你爲人溫柔，和氣好，箇性兒你惱那個人，也不知喜歡那箇人，也不知顯不出來。一生上人見喜，下欽敬，爲夫主寵愛，只一件你饒與人爲了美，多不得人心。命中一生替人頂缸受氣，小人駁難，饒吃了，還不道你是你心地好了，雖有小人也拱不動你。玉樓笑道：「剛纔爲小廝討銀子，和他亂了這回，說是頂缸受氣。月娘道：「你看這位奶奶，往後有子，沒有婆子道：「濟得好，見個女兒罷。子。上不敢許，若說壽倒儘有。月娘道：「你卜卜這位奶奶。李大姐你與他八字兒。李瓶兒笑道：「我是屬羊的。婆子道：「若屬小羊的，今年念七歲，辛未年生的。生幾月。李瓶兒道：「正月十五日午時。那婆子卜轉龜兒到命宮上，碗盤住了，捐起卦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娘子，三個官人，頭一個官人穿紅，第二

還該有的  
個官人

箇官人穿綠，第三個穿青，懷着個孩兒，守着一庫金銀財寶，傍邊立着個青臉獠牙紅髮的鬼婆子道：「這位奶奶庚午辛未路旁土，一生榮華富貴，吃也有穿也有所招的夫主，都是貴人，爲人心地有仁義，金銀財帛不計較。人吃了轉了他的，他喜歡不吃，他不轉他到惱，只是吃了比肩不和的虧。凡事恩將仇報，正是比肩刑害亂擾，轉眼無情就放刁，寧逢虎摘三生路，休遇人前兩面刀。奶奶你休怪我說你儘好，疋紅羅只可惜尺頭短了此氣惱上要忍耐些，就是子上也難爲。李瓶兒道：「今已是寄名做了道士，婆子道：「既出了家，無妨了。又一件你老人家今年計都星照命，主有血光之災，仔細七八月不見哭聲纔好。說畢，李瓶兒袖中掏出五分一塊銀子，月娘和玉樓每人與錢五十文，剛打發卜龜卦婆子去了，只見潘金蓮和大姐從後邊出來，笑道：「我說後邊不見原來你每都往前頭來了。月娘

道俺們剛纔送大師父出來卜了這回龜兒卦，你早來一步也教他與你卜卜兒金蓮，搖頭兒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美的着命，笑不着行，想前日道士說我短命，哩怎的哩說的人心裡影影的，隨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溝裡，就是棺材說畢，和月娘同歸後邊去了，正是

萬事不由人笑計 一生都是命安排

第四十七回 苗青貪財害主 西門枉法受賍

懷壁身堪罪 償金跡未明 龍蛇一失路 虎豹屢相驚

暫遣虞羅急 終知漢法平 須憑魯連箭 為汝解聊成

話說江南揚州廣陵城內有一苗員外，名喚苗天秀，家有萬貫資財，頗好詩禮，年四十歲，身邊無子，止有一女，尚未出嫁，其妻李氏身染痼疾，在床家盡托與寵妾刁氏，名喚刁七兒，原是娼妓出身，天秀用銀三百兩娶

要娼妓  
便是死

來家納為側室，寵愛無比。忽一日有一老僧在門首化緣，自稱是東京報恩寺僧，因為堂中缺少一尊鍍金銅羅漢，故雲遊在此，訪善紀錄。天秀問之不吝，即施銀五十兩，與那僧人道：「不消許多，一半足矣。」天秀道：「吾師休嫌少，除完佛像，餘剩可作齋供。」那僧人問訊致謝，臨行向天秀說道：「員外左眼眶下有一道死氣，主不出此年，當有大災，你有如此善緣，與我貧僧焉敢不預先說知。今後隨有甚事，切勿出境，戒之戒之。」言畢作辭而去。那消半月，天秀偶遊後園，見其家人苗青正與刁氏亭側私語。天意天秀卒至，看見不由分說，將苗青痛打一頓，誓欲逐之。苗青恐懼，轉央親隣再三勸留，得免。終是切恨在心，不期有天秀表兄黃美，原是揚州人氏，乃舉人出身，在東京開封府做通判，亦是博學廣識之人。一日寄一封書來與天秀，要請天秀上東京一則遊玩，二者為謀其前程。苗天秀得書大喜。

因向其妻妾說道，東京乃輦轂之地，景物繁華，吾心久欲遊覽，無由得便。今不期表兄書來相招，寔慰平生之意。其妻李氏便說：「前日僧人相你面上有災厄，囑付不可出門。此去京都甚遠，况你家私沉重，拋下幼女病妻在家，未審此去前程如何。不如勿往爲善。」天秀不聽，反加怒叱，說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間，乘弧蓬矢，不能遨遊天下，觀國之光，徒老死牖下，無益矣。况吾胸中有物，囊有餘資，何愁功名不到手。此去表兄必有美事于我，切勿多言。」于是分付家人苗青收拾行李衣裳，多打點兩廂金銀，載一船貨物，帶了個安童，并苗青上東京。囑付妻妾守家，擇日起行。正值秋末冬初之時，從揚州馬頭上船，行了數日到徐州洪，但見一派水光，十分陰惡，但見——

萬里長洪水似傾，東流海島若雷鳴。滔滔雪浪令人怕，

四三

客旅逢之誰不驚

前過地名陝灣，苗青外看見天晚，命舟人泊住船隻，也是天數將盡。今當有事，不料搭的船隻，却是賊船。兩個梢子皆是不善之徒，一個名喚陳三，一個乃是翁八。常言道：「不着家人，弄不得家鬼。」這苗青深恨家主，日前被責之仇，一向要報無繇，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如我如此這般，與兩個梢子做一路，將家主害了性命，推在水內，盡分其財物。我回去再把病婦謀死，這分家私連刁氏都是我受的，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

人心怎保不怀毒

這苗青于是與兩個梢子密密商量，說道：「我家主皮廂中還有一千兩金銀二千兩段疋衣服之類，極廣。汝二人若能謀之，願將此物均分。陳三翁八笑道：「汝若不言，我等亦有此意久矣。是夜天氣陰黑，苗天秀與安童在



中艙裏睡，苗青在艙後將近三鼓時分，那苗青故意連叫有賊，苗天秀夢中驚醒，便探頭出艙外觀看，被陳三手持利刀一下刺中脖下，推在洪波蕩裡。那安童正要走時，乞翁八一箇棍打落水中。三人一面在船艙內打開箱籠，取出一應則帛金銀并其段貨衣服，點數均分。二艙便說：我若留此貨物，必然有犯，你是他手下家人，載此貨物到於市店上發賣，没人相疑，因此二艙盡把皮箱中一千兩金銀并苗員外衣服之類分訖，依前撐船去了。這苗青另搭了船隻，載至臨清馬頭上，鈔關上過了，裝到清河縣城外官店內卸下，見了揚州故舊商家，口說家主在後船便來也。這個苗青在店發賣貨物，不題。常言人便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可憐。苗員外平昔良善，一旦遭其僕人之害，不得好死，雖是不納忠言之劝，其亦大數難逃。不想安童被一棍打昏，雖落水中，幸得不死，浮沒蘆港，忽有一隻

漁船撐將下來，船上坐着個老翁，頭頂簪笠，身披短蓑，听得啼哭之聲，移船看時，却是一個十七八歲小廝，慌忙救了，問其始末情緣，却是揚州苗員外家安童在洪上被劫之事。這漁翁帶下船，取衣服與他換了，給以飲食。因問他你要回去，却是同我在此過活。安童哭道：主人遭難，不見下落，如何回得家去？愿隨公公在此。漁翁道也罷，你且隨我在此，等我慢慢替你訪此賊人是誰，再作理會。安童拜謝公公，遂在此翁家過活。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年除歲末，漁翁忽帶安童正出河口賣魚，正撞見陳三翁八在船上飲酒，穿着他主人衣服，上岸來買魚。安童認得，即密與漁翁說道：主人之冤當雪矣。漁翁道：何不具狀官司處告理？安童將情具告到巡河周守備府內，守備見沒賊証，不接狀子，又告到提刑院。夏提刑見是強盜劫殺人命等事，把狀批行了。從正月十四日，差緝捕公人押安童下來拿人。

前至新河口，把陳三翁人獲住到案，責問了口詞。二船見安童在旁執証，也沒得動刑。一一招了，供稱下手之時，還有他家人苗青同謀殺其家主，分贓而去。這里把三人監下，又差人訪拿苗青，一起定罪。因節間放假，提刑官吏一連兩日沒來衙門中問事。早有衙門透信的人，悄悄把這件事兒報與苗青，苗青慌了，把店門鎖了，暗裏躲在經紀樂二家。這樂二就住在獅子街，韓道國家隔壁。他渾家樂二嫂與王六兒所交極厚，常過王六兒這邊來做伴兒。王六兒無事也常往他家行走，彼此打的热鬧。這樂三見苗青面帶憂容，問其所以，說道：「不打緊間壁韓家就是提刑西門老爹的外室，又是他家夥計，和俺家交往的甚好。凡事百依百隨，若要保得你無事，破多少東西教俺家過去，和他家說。」這苗青听了，連忙下跪說道：「但得我身上沒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于是寫了說帖，封下五十兩銀子，

兩套粧花段子衣服，樂三教他老婆拿過云：「如此這般對王六兒說，王六兒喜歡的要不得，把衣服銀子并說帖都收下。單等西門慶不見來到，十七日西時分，只見玳安夾着毡包騎着頭口，從街心裡來。王六兒在門首叫下來問道：「你往那里去？」玳安道：「我跟着爹走了個遠差，往東平府送禮去。」王六兒道：「你爹如今來了不曾？」玳安道：「爹和賁四兩個先往家去了。」王六兒便叫進去，和他如此這般說話，拿帖兒與他瞧。玳安道：「韓大嬸管他這事，休要把事輕看了。如今衙門裡監着那兩個船家，供着只要他哩。拿過幾兩銀子來，也不勾打發腳下人哩。我不管別的帳，韓大嬸和他說，只與我二十兩銀子罷。」等我請將俺爹來，隨你老人家與俺爹說就是了。」王六兒笑道：「粧油嘴兒要飯吃，休要惡了火頭。事成了你的事，甚麼打緊。寧可我們不要，也少不得你的。」玳安道：「韓大嬸不是這等說，常言君子

不差當面先斷過後，啗量王六兒當下備幾樣菜，留玳安吃酒。玳安道：「吃的紅頭紅臉，咱家去爹問却怎的回爹？」王六兒道：「咱怎的你就說在我這里來？」玳安只吃了一甌子就走了。王六兒道：「好友，累你說是我這里等着哩。」玳安一直來家，交進毡包等的。西門慶睡了一覺出來，在廂房中坐的。這玳安慢、走到根前，說小的回來。韓大嫗叫住小的，要請爹快些過去。有句要緊話和爹說。西門慶說甚麼話？我知道了。說畢，正值劉學官來借銀子，打發劉學官去了。西門慶騎馬帶着眼紗小帽，便叫玳安、琴童兩個跟隨來到王六兒家，下馬進去。到明間坐下，王六兒出來拜見了。那日韓道國舖子裡上宿，沒來家。老婆買了許多東西，叫老馮厨下整治。見西門慶來了，慌忙遞茶。西門慶分付琴童把馬送到對門房子裡去，把大門關上。婦人且不敢就題此事。先只說爹家中連日擺酒辛苦，我聞得說哥兒

定了親事，你老人家喜呀。西門慶道：「只因舍親吳大妗那裡說起，和喬家做了這門親事。他家也只這一個女孩兒，論起來也還不搬陪胡亂親上做親罷了。王六兒道：「就是和他做親也好，只是爹如今居着恁大官，會在一處不好意思的。」西門慶道：「說甚麼哩？」說了一回，老婆道：「只怕爹寒冷，往房裡坐去罷。」一面讓至房中，一面安着一張椅子，籠着火盆。西門慶坐下，婦人慢、先把苗青揭帖拿與西門慶看，說他央了閻壁經紀樂三娘子，過來對我說這苗青是他店裡客人。如此這般被兩個船家拽扯，只望除豁了他這名字，免提他。他備了些禮兒在此謝我，好友望老爹怎的將就他罷。」西門慶看了帖子，因問他：「拿了多少禮物謝你？」王六兒向箱中取出五十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瞧。說道：「明日事成，還許兩套衣裳。」西門慶看了，笑道：「這些東西兒平白你要他做甚麼？你不知道這苗青乃揚州苗員外

家人因爲在船上與兩個船家殺害家主攆在河裡。置財謀命。如今見打撈不着屍首。他原跟來的一個小廝安童與兩個船家當官。三口執証着要他這一拿去。穩定是個凌遲罪名。那兩個都是真犯斬罪。兩個船家見供他有二千兩銀貨在身上。拿這些銀子來做甚麼。還不快送與他去。這王六兒一面到厨下使了丫頭錦兒把樂三娘子兒叫了來。將原禮交付與他。如此這般對他說了去。那苗青不聽便罷。听他說了。猶如一桶水頂門上直灌到腳底下。正是

驚開六葉連肝肺

說壞三魂七魄心

卽請樂三一處。啗議道。寧可把二千貨銀都使了。只要救得性命家去。樂三道。如今老爹上邊既發此言。一些半些。恒屈打不動。兩位官府須得湊一千貨物與他。其餘節級原解緝捕。再得一半。纔得勾用。苗青道。况我貨

物未賣。那討銀子來。因使過樂三嫂來。和王六兒說。老爹就要貨物發一千兩銀子。貨與老爹。如不要伏望老爹再寬限兩三日。等我倒下價錢。將貨物賣了。親往老爹宅裡進禮去。王六兒拿禮帖。復到房裡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既是恁般。我分付原解。且寬限他幾日。教他卽便進禮來。當下樂三娘子得此口詞。回報苗青。苗青滿心歡喜。西門慶見間壁有人。也不敢久坐。吃了幾鍾酒。與老婆坐了。回見馬來。接就起身家去了。次日到衙門早發放。也不題問這件事。這苗青就托經紀樂三連夜替他會了人。攆掇貨物出去。那消三日。都發盡了。共賣了一千七百兩銀子。把原與王六兒的不動。又另加上五十兩銀子。四套上色衣服。到十九日。苗青打點一千兩銀子。裝在四個酒壘內。又宰一個猪。約掌燈已後。擡送到西門慶門首。手下人都是知道的。玳安平安書童。琴童四個家人。與了十兩銀子。纔

寫得  
開七  
是箇  
是箇  
受金  
光景

罷。玳安在王六兒這邊梯已，又要十兩銀子，須與西門慶出來捲棚內坐的，也不掌燈，月色朦朧，終上來擡至當面。苗青穿青衣，望西門慶只顧磕頭，說道：小人蒙老爹超拔之恩，粉身碎骨難報。西門慶道：你這件事情，我也還沒好審問哩。那兩個船家，甚是攀你，你若出官，也有老大一個罪名。既是人說我饒了你一死，此禮我若不受你的，你也不放心。我還把一半送你掌刑夏老爹同做分上，你不可久住，即便星夜回去。因問你在揚州那里，苗青磕頭道：小的在揚州城內住西門慶分付後邊，拿了茶來。那苗青在松樹下立着，吃了磕頭告辭回去，又叫回來問下邊原解的，你都與他說了，不曾。苗青道：小的外邊已說停當了。西門慶分付：既是說了，你即回家。那苗青出門，走到樂三家收拾行李，還剩一百五十兩銀子。苗青拿出五十兩來，并餘下幾疋段子，都謝了樂三夫婦，五更替他僱長行牲口。

起身往揚州去了，正是一

忙忙如喪家之狗

急急似漏網之魚

不說苗青逃出生命去了，單表次日西門慶夏提刑從衙門中散了出來，並馬而行，走到大街口上，夏提刑要作辭分路。西門慶在馬上舉着馬鞭兒，說道：長官不棄到舍下一敘，把夏提刑邀到家來，進到所上敘禮，請入捲棚內，寬了衣服，左右拿茶吃了。書童玳安就安放桌席，夏提刑道：不當閑來打攪長官。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須臾兩個小廝用方盒擺下各樣雞蹄、鴨、鵝、鮮魚，下飯先吃了飯，收了家火去。就是吃酒的各樣菜蔬出來。小金鍾兒、銀臺盤兒，慢慢斟勸飲酒中間，西門慶方題起苗青的事來，道：這廝昨日央及了個士夫，再三來對學生說，又餽送了些禮在此。學生不敢自專，今日請長官來，與長官計議。于是把禮帖遞與夏提刑，夏提刑看了。

便道恁憑長官尊意裁處。西門慶道：「依着學生明日只把兩個賊人真贓送過去罷，也不消要這苗青。那個原告小廝安童，便收領在外待有了苗天秀屍首歸結未遲。」禮還送到長官處，夏題刑道：「長官這就不是了，長官見得極是，此是長官費心一番，何得見諉於我？決然使不得彼此推辭了半日。」西門慶不得已，還把禮物兩家平分，裝了五百兩在食盒內，夏提刑下席來作揖謝道：「既是長官見愛我學生，再辭顯的迂濶了。盛情感激，不盡實爲多愧。」又領了幾盃酒，方纔告辭起身。西門慶隨卽差玳安拿食盒，還當酒擡送到夏提刑家。夏提刑親在門上收了，拿回帖，又賞了玳安二兩銀子。兩名排軍四錢，俱不在話下。常言道：「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西門慶夏提刑已是會定了。次日到衙門裡陞所，那提控節級并緝捕觀察都被樂三上下打點停當，擺設下刑具監中，提出陳三翁八審問情跡。

只是供稱跟伊家人苗青同謀。西門慶大怒，喝令左右與我用起刑來。你兩個賊人專一積年在江河中，假以舟楫裝載爲名，實是劫掠鑿漏，邀截客旅，番財致命。見有這個小廝供稱，是你等持刀戮死苗天秀波中，又將棍打傷他落水，見有他主人衣服存証，你如何抵賴別人？因把安童提上來問道：「是誰刺死你主人？是誰推你在水中？」安童道：「某日三更時分，先是苗青叫有賊小的主人出艙觀看，被陳三一刀戮死，推下水去。小的便被翁八一棍打落水中，纔得逃出性命。苗青並不知下落。」西門慶道：「據這小廝所言，就是寔話。汝等如何展轉得過？」於是每人兩夾棍，三十榔頭，打的脛骨皆碎，殺猪也似喊叫。一千兩贓貨已追出大半，餘者花費無存。這裡提刑做了文書并贓貨，申詳東平府。府尹胡師文又與西門慶相交，照原行文書，疊成案卷，將陳三翁二問成強盜殺人斬罪，安童保領在外听候。

有日走到東京投到開封府黃通判衙內具訴苗青奪了主人家事使錢提刑衙門除了他名字出來主人冤仇何時得報通判听了連夜修書并他訴狀封在一處與他盤費就着他往巡按山東察院裡投下這一來官教苗青之禍從頭上起西門慶往時做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証

善惡從來報有因 吉凶禍福並肩行 平生不作虧心事 夜半敲門不吃驚

第四十八回

弄私情戲贈一枝豔

走捷徑揆歸七件事

桂枝香

碧豔花下紫簫吹罷驀然一點心驚却把那入牽掛向東風淚洒  
東風淚洒不覺暗沾羅帕恨如天大那冤家既是無情去回頭看  
怎麼

話說女童領着書信辭了黃通判徑往山東大道而來打聽巡按御史在東門外住劉姓曾雙名孝序乃都御史曾布之子新中乙丑科進士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這女童自思我若說下書的門上人決不肯放不如等放告牌出來我跪門進去連狀帶書呈上老爹見了必然有個決斷于是早把狀子寫下揣在懷裡在察院門首等候多時只聽裡面打的雲板响開了大門曾御史坐廳頭面牌出來大書告親王皇親駙馬勢豪之家第二面牌出來告都布按并軍衛有司官吏第三面牌出來纔是百姓戶婚由土詞訟之事這女童就隨狀牌進去待把一應事情發放淨了方走到丹墀上跪下兩邊左右問是做甚麼的這女童方纔把書雙手舉得高高的呈上只听公座上曾御史叫接上來慌的左右史典下來把書接上去安放于書案上曾公拆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書曰

放語凜  
然應使  
目朝延側

寓都下年教生黃端肅 書奉

大柱史少亭曾年兄先生大人門下 違越光儀倏忽一載知已難逢  
勝遊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去秋忽報理章開軸啓函捧誦之間而  
神遊恍惚儼然長安對面時也未幾年兄省親南旋復聞德音知年兄  
按巡齊魯不勝欣慰叩賀叩賀惟年兄忠孝大節風霜貞操砥礪其心  
耿耿在廊廟歷歷在士論今茲出巡正當摘發官邪以正風紀之日區  
區愛念尤所不能忘者矣竊謂年兄平日抱可爲之器當有爲之年值  
聖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時當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揚法紀勿  
使舞文之吏以撻其法而奸頑之徒以逞其欺胡乃如東平一府而有  
撻大法如苗青者抱大冤如苗天秀者乎生不意聖明之世而有此膺  
膺年兄巡歷此方正當分理冤滯振刷爲之一清可也去伴安童持狀

告訴幸察不宣 仲春望後一日具

這曾御史覓書已畢便問有狀沒有左右慌忙下來問道老爺問你有狀  
沒有這安童向懷中取狀遞上曾公看了取筆批仰東平府官從公查  
明驗相屍首連卷詳報喝令安童東平府伺候這安童連忙磕頭起來從  
便門放出這里曾公將批詞連狀裝在封套內鈐了關防差人賁送東平  
府來府尹胡師文見了上司批下來慌得手脚無措卽調委陽谷縣縣丞  
狄斯彬本貫河南舞陽人氏爲人剛方不要錢問事糊突人都號他做狄  
混先是這狄縣丞往清河縣城西河邊過忽見馬頭前起一陣旋風團  
不散只隨着狄公馬走狄縣丞道怪哉遂勒住馬令左右公人你隨此旋  
風務要跟尋個下落那公人真個跟定旋風而來七八將近新河口而止  
走來回覆了狄公話狄公卽拘集里老用鋏掘開岸土數尺見一死屍宛

此處甚  
宗混



至此大  
混然原  
情察理  
不無有  
之非刻  
意做官  
者不爲

然頸上有二刀痕命作簡視明白問其前面是那裡公人稟道離此不遠就是慈惠寺縣丞卽拘寺中僧行問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因放水燈兒見一死屍從上流而來漂入港裡長老慈悲故收而埋之不知爲何而死縣丞道分明是汝衆僧謀殺此人埋于此處想必身上有財帛故不肯寔說于是不繇分說先把長老一籬兩拶一夾一百敲餘者衆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入獄中報與曾公再行查看各僧皆稱冤不服曾公尋思既是此僧謀死屍必棄于河中豈及埋于岸上又說于碍人衆此有可疑因令將衆僧收監將近兩月不想安童來告此狀卽令委官押安童前至屍所令其認視安童見屍大哭道正是我的主人被賊人所傷刀痕尚在于是簡驗明白回報曾公卽把衆僧放回一面查尉卷宗復提出陳三翁八審問俱執稱苗青王謀之情曾公大怒差人行牌星夜往揚州提苗青

去了一面寫本恭劾提刑院兩員問官受賍賣法正是

污吏賍官濫國刑 曾公判刷雪冤情 雖然號令風雲肅  
夢裡輪贏總未真

乞兒路  
檢一金  
便手足  
無措韓  
民大婦  
較抗能  
位置者

話說兩頭却表王六兒自從得了苗青幹事的那一百兩銀子四套衣服與他漢子韓道國就白日不閑一夜沒的睡計較着要打頭面治簪環喚裁縫來裁衣服從新抽銀絲髮髻用十六兩銀子又買了個丫頭各喚春香使喚早晚教韓道國收用不題一日西門慶到韓道國家王六兒接着裡面吃茶畢西門慶往後邊淨手去看見隔壁月臺問道是誰家的王六兒道是隔壁樂三家月臺西門慶分付王六兒如何教他遮住了這邊風水你對他說若不與我卽便拆了我教地方分付他這王六兒與韓道國說隣舍家怎好與他說的韓道國道咱不如瞞着老爹買幾根木植來咱

生員往  
往縣此  
可歎

這邊也搭起個月臺來，上面晒醬，下邊不拘做馬坊，做個東淨，也是好處。老婆道：「呸！賊沒算計的，比是搭月臺，不如買些磚瓦來，蓋上兩間厦子，却不好。」韓道國道：「蓋兩間厦子，不如蓋一層兩間小房罷。」于是使了三十兩銀子，又蓋了兩間平房起來。西門慶差玳安兒擡了許多酒肉，燒餅來，與他家犒賞匠人。那條街上，誰人不知，夏提刑得了幾百兩銀子，在家把兒子夏承恩年十八歲，幹入武學肄業，做了生員，每日邀結師友，習學弓馬。西門慶約會劉薛二內相，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合衛官員，出人情，與他掛軸文慶賀，俱不必細說。西門慶因墳上新蓋了山子，捲棚房屋，自從生了官哥，并做了千戶，還沒往墳上祭祖，教陰陽徐先生看了，從新立了一座墳門，砌的明堂神路，門首栽桃柳，週圍種松柏，兩邊疊成坡峰。清明日，上墳要更換錦衣牌扁窄，猪羊定桌面。三月初六日清明，預先發柬請了

許多人，搬運了東西酒米，下飯菜蔬，叫的樂工雜耍扮戲的小優兒，是李銘、吳惠、王柱、鄭奉，唱的是李桂姐、吳銀兒、韓金釧、董嬌兒。官客請了張團練、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傅夥計、韓道國、雲離守、賁第傳，并女婿陳敬濟等，約二十餘人，堂客請了張團練娘子、張親家母、喬大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花大妗子、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崔本妻、段大姐，并家中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春梅、迎春、玉蕭、蘭香、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裏外也有二十四五頂轎子。先是月娘對西門慶說：「孩子且不要教他往墳上去，罷一來，還不曾過一周，二者劉婆子說：『這孩子，願門還未長滿，膽兒小。』這一到墳上路，遠只怕唬着他，依着我不教他去，留下奶子和老馮在家，和他做伴兒，只教他娘母子一

真心愛

個去罷。西門慶不聽便道：「此來為何他娘兒兩個不到墳前與祖宗磕個頭兒去？你信那婆子老淫婦胡說，可可就是孩子額門未長滿，教奶子用被兒裹着在轎子裏，按的孩兒牢牢的，怕怎的？」那月娘便道：「你不听人說，隨你從清早晨堂客都從家裡取齊起身，上了轎子無辭出南門，到五里外祖墳上，遠上望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新蓋的墳門，兩边坡峰上去，週圍石牆，當中甬道，明堂神臺，香爐燭臺，都是白玉石鑿的。墳門上新安的牌扁大書錦衣武略將軍西門氏先塋墳內，正面土山環抱，林樹交枝，西門慶穿大紅冠帶，擺設猪羊祭品，桌席祭奠，官客祭畢，堂客纔祭，响器鑼鼓一齊打起來。那官哥兒跪的在奶子懷裏，磕伏着，只倒咽氣，不敢動一動兒。月娘便叫李大姐：「你還不教奶子抱了孩子往後邊去，哩你看說的那廝兒，我說且不教孩兒來罷，怎強的貨，只管教抱了他來，你看說的那

處心寫  
出月娘  
根心生  
色一片  
善提垂  
念

孩兒這模樣，李瓶兒連忙下來，分付玳安，且叫把鈸鼓住了，連忙摘擦掩着孩兒耳朵，快抱了後邊去了。須臾祭畢，徐先生念了祭文，燒了帛，西門慶邀請官客在前客位，月娘邀請堂客在後邊捲棚內遊花園進去。兩邊松墻竹徑，週圍花草一望無際，正是

飛紅柳綠鶯梭織

都是東君造化成

當下扮戲的在捲棚內，扮與堂客們瞧。四個小優兒在前所官客席前彈唱，四個唱的輪番遞酒。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四個都在堂客上邊執壺斟酒，就立在大姐桌頭，同吃湯飯點心，吃了一回。潘金蓮與玉樓、大姐、李桂姐、吳銀兒同往花園裡打了回鞦韆。原來捲棚後邊，西門慶收拾了一明兩暗三間房兒，裏邊鋪陳床帳，擺放桌椅梳籠，鏡粧臺之類，預備堂客來上墳，在此梳粧歇息。糊的猶如雪洞般乾淨，懸挂的畫圍琴棋瀟灑酒奶

意致便  
別的甚  
媚甚

是天緣  
走天緣  
羅說不  
一就都却

正恨不  
得來錯  
耳

今後二  
字惹着  
我三字  
惡上開  
門插盜  
愛殺愛  
殺  
調處亦  
是官情  
只一恁  
花園出  
自金蓮  
于便待  
耳韻

子如意兒看守官哥兒正在那洒金床炕上鋪着小褥子兒睡迎春也在  
傍和他頑耍只見潘金蓮獨自從花園裏地走來手中拈着一枝杏花兒  
看見迎春便道你原來這一日沒在上邊伺候迎春道有春梅蘭香玉蕩  
在上邊哩俺娘教我下邊來看哥兒就拈了兩碟下飯點心與如意兒吃  
妳子見金蓮來就抱起官哥兒來金蓮便戲他說道小油嘴兒頭裡見打  
起銀鼓來說的不則聲原來這等小膽兒子是一面解開藕絲羅襖兒接  
過孩兒抱在懷裡與他兩個嘴對嘴親嘴兒忽有陳敬濟掀簾子走入來  
看見金蓮闖孩子頑耍便也闖那孩子金蓮道小道士見你也與姐夫親  
個嘴兒可要作怪那官哥兒便嘻嘻望着他笑敬濟不認分說把孩子就  
撈過來一連親了幾個嘴金蓮罵道怪短命誰家親孩子把人的髻都抓  
乱了敬濟笑戲道你還說早時我沒錯親了哩金蓮听了恐怕妳子懸科

便戲發訕將手中拈的扇子倒過柄子來向他身上打了一下打的敬濟  
鯽魚般跳罵道怪短命誰和你那等調嘴調舌的敬濟道不是你老人家  
摸量惜些情兒人身上穿着恁單衣裳就打您一下金蓮道我平白惜甚  
情兒今後惹着我只是一味打如意兒見他頑的訕連忙把官哥兒接過  
來抱着金蓮與敬濟兩個還戲謔做一處金蓮將那一枝桃花兒做了一  
個圈兒悄悄套在敬濟帽子上走出去正值孟玉樓和六姐桂姐三個從  
那邊來大姐看見便問是誰幹的營生敬濟取下來去了一聲兒也沒言  
語堂客前戲文扮了四大折但見

窗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座間移

看看天色晚來西門慶分付賁四先把擡轎子的每人一碗酒四個燒餅  
一盤子熟肉分散停當然後纔把堂客驕子起身官家騎馬在後來與兒

如此語  
心誰人  
到得吾  
謂月娘  
去益斯  
之化不  
遠

問上卜  
此教語  
應出於  
急情  
多少波  
瀾

與厨役慢上的擡食盒，然後玳安來安、画童、棋童兒、跟月娘眾人，轎子琴童并四名排軍，跟西門慶馬，娘子如意兒，獨自坐一頂小轎，懷中抱着哥兒，用被裹得紧紧的，進城。月娘還不放心，又使回画童兒來，叫他跟着。娘子轎子恐怕進城人乱，且說月娘轎子進了城，就與喬家那邊聚堂客轎子分路來家。先下轎進去，半日西門慶陳敬濟，回到家下馬，只見平安兒迎門，就稟說今日掌刑夏老爹親自下馬到所，問了一遍去了。落後又差人問了兩遍，不知有甚勾當。西門慶听了，心中猶豫到于所上，只見書童兒在傍接衣服。西門慶因問今日你夏老爹來，留下甚麼話來。書童道：「他也没說出來，只問爹往那去了，使人請去。我有句要緊話兒說，小的便道今日都往墳上燒帛去了。至晚纔來。夏老爹說我到午上還來，落後又差人來問了兩遭，小的說還未來哩。」西門慶心下轉道：「却是甚麼正疑感。」

之曰只見平安來報夏老爹來了。那時已有黃昏時分，只見夏提刑便衣坡巾兩個伴當，隨下馬到于所上叙禮，說道：「長官今日往室庄去來，西門慶道：今日先生祭掃，不知長官下拜失迎，恕罪。恕罪。夏提刑道：有一事敢來報與長官知道，因說咱們往那邊客位內坐去罷。」西門慶令書童開捲棚門，請往那里說話。左右都令下去。夏提刑道：「今朝縣中李大人到學，生那裡如此這般說，大巡新近有奏本上東京，長官與學生俱在奏例學生令人抄了個底本在此，與長官看。」西門慶聽了，大驚失色，急接過底報來，燈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一本奏劾貪肆不職武官乞賜罷黜以正法紀事。臣聞巡蒐四方省察風俗，乃

天子巡狩之事也。彈壓官邪，振揚法紀，乃御史糾政之職也。昔春秋載

天王巡狩而萬邦保，民風協矣。王道彰矣，四民順矣。聖治明矣，臣自去歲奉

命巡按山東齊魯之邦，一年將滿，歷訪方面，有司文武官員賢否，頗得其寔。茲當差滿之期，敢不循例甄別爲我

皇上陳之。除叅劾有司方面官員另具疏上請叅照山東提刑所掌刑金吾衛正千戶夏延齡，曩昔之材，貪鄙之行，久于物議，有玷班行，昔者典收

皇幾大肆科擾，被屬官陰發其私。今省理山東刑獄，復著狼貪，爲同僚之箝制，縱子承恩冒籍武舉，倩人代考，而士風掃地矣。信家人夏壽監索班錢，被軍騰言而政事不可知乎。接物則奴顏婢膝，時人有「頭之稱問事，則在遠兩可群」下有木偶之謂理刑副千戶西門慶者。

四三

係市井棍徒，貪緣陞職，濫冒武功，救麥不知一丁不識，縱妻妾嬉遊街巷，而帷薄爲之不清，携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爲之有玷。至于包養韓氏之婦，恣其歡淫，而行簡不修，受苗青夜賂之金，曲爲掩飾，而賍跡顯著。此二臣者，皆貪鄙不職，久垂清議，一刻不可居任者也。伏望

聖明垂聽

勅下該部再加詳查，如果臣言不謬，將延齡等亟賜罷斥，則官常有賴而俾

聖德永光矣

西門慶看了一遍，諛的面面相覷，默不言，夏提刑道：「長官似此如何計較？」西門慶道：「常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事到其間，道在人爲，少不的你我

打點禮物早差人上東京央及老爹那里去。于是夏提刑急急作辭到家，拏了二百兩銀子，兩把銀壺，西門慶這裡是金鑲玉寶石鬧粧一條，三百兩銀子，夏家差了家人夏壽，西門慶這裡是來保將禮物打包端正，西門慶寫了一封書與翟管家，兩個早僱了頭口星夜往東京幹事去了。不題。且表官哥兒自從墳上來家，夜間只是驚哭不肯吃奶，但吃下奶去就吐了。慌的李瓶兒走來告訴月娘，月娘道：「我那等說還未到一周的孩子，且休帶他出城門去，濁漑貨他生死不依，只說今日墳上祭祖，為甚麼來不教他娘兒兩個走走，只像那裡攙了分兒一般，睜着眼和我兩個叫，如今却怎麼好？」李瓶兒正没法兒擺佈，况西門慶又因巡按參了，和夏提刑在前邊說話，往東京打點幹事，心上不遂家中孩子，又不好月娘使小廝叫劉婆子來看，又請小兒科太醫開門闔戶，亂了一夜。劉婆子看了說：「哥兒

前邊說

着了此驚氣入肚，又路上撞見五道將軍，不打緊，買些紙兒，退送退送就好了。又留了兩服朱砂丸藥兒，用薄荷燈心湯送下去。那孩兒方纔寧貼睡了一晝，不驚哭吐奶了，只是身上熱，还未退。李瓶兒連忙拿出一兩銀子，教劉婆子備紙去，後又帶了他老公，還和一個師婆來，在捲棚內與哥兒燒紙跳神。那西門慶早五更打發來保夏壽起身，就亂着和夏提刑往東平府胡知府那裡打聽提苗青消息去了。吳月娘聽見劉婆說孩兒路上着了驚氣，甚是抱怨，如意兒說他不用心看孩兒，想必路上轎子裡說了他了，不然怎的就不好起來。如意兒道：「我在轎子裡，將被兒裹得緊，

病根还在金蓮調戲筆意慮太邪不說出妙手因劉婆子教語子便得藉口自是恒

的又沒碓着他，娘叫画童兒來跟着轎子，他还好七的，我按着他睡，只進城七八到家門首，我只竟他打了個冷戰到家，就不吃奶，哭起來了。按下這裡家中燒紙與孩子下神，且說來保夏壽一路僮行，只六日就趕到東

情  
本尚未  
行而打  
黑先到  
的真神  
手

京城內到太師府內見了翟管家將兩家禮物交割明白翟謙看了西門慶書信說道曾御史叅本还未到哩你且住兩日如今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还未曾下來待行下這個本去曾御史本到等我对老爺說交老爺閣中只批與他該部知道我這里差人再拏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把他的本只不覆上來交你老爹只顧放心管情一些事兒沒有于是把二人管待了酒飯還歸到客店安歇等听消息一日蔡太師條陳本聖旨准下來了來保央府中門吏暗上抄了個邸報帶回家與西門慶瞧不在話下一日等的翟管家寫了回書與了五兩盤纏與夏壽取路回山東清河縣來到家中西門慶正在家耽心不下那夏提刑一日一遍來問信听見來保二人到了叫至後邊問他端的來保對西門慶悉把上項事情訴說一遍道翟參看了爹的書便說此事不打緊教你爹放心見今巡按

也。滿。了。另。點。新。巡。按。下。來。了。况。他。的。叅。本。還。未。到。等。他。本。上。時。等。我。對。老。爺。說。了。隨。他。本。上。叅。的。怎。麼。重。只。批。該。部。知。道。老。爺。這。裡。再。拏。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覆。上。去。隨。他。有。撥。天。閱。本。事。也。無。妨。西。門。慶。聽。了。方。纔。心。中。放。下。因。問。他。的。本。怎。還。不。到。來。保。道。俺。們。一。去。時。晝。夜。馬。上。行。去。只。五。日。就。趕。到。京。中。可。知。在。他。頭。裡。俺。每。回。來。見。路。上。一。簇。响。鈴。驛。馬。背。着。黃。包。袱。插。着。兩。根。雉。尾。兩。面。牙。旗。怕。不。就。是。巡。按。衙。門。進。送。實。封。纜。到。了。西。門。慶。道。得。他。的。本。上。的。遲。事。情。就。停。當。了。我。只。怕。去。遲。了。來。保。道。爹。放。心。管。情。沒。事。小。的。不。但。幹。了。這。件。事。又。打。聽。得。兩。樁。好。事。來。報。爹。知。道。西。門。慶。問。道。端。的。何。事。來。保。道。太。師。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已。是。准。行。如。今。老。爺。親。家。戶。部。侍。郎。韓。命。題。准。事。例。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鹽。各。府。州。郡。縣。設。立。義。倉。官。糶。糧。米。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



饒饒巨  
萬復悉  
鑄銖來  
係亦可  
兒也

此疏條  
理日然  
使寔心  
行之當  
亦有和  
孰得以  
其人而  
忍其言  
乎

上米討倉鈔派給鹽引支塩舊倉鈔七分新倉鈔三分咱舊時和喬親家  
爹高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糧倉鈔派三萬塩引戶部坐派如今蔡狀元又  
點了兩淮巡鹽不日離京倒有好些利息西門慶聽言問道真個有此事  
來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個底報在此向書篋中取出來與西門慶觀看  
因見上面許多字樣前邊叫了陳敬濟來念與他聽陳敬濟念到中間只  
要結住了還有幾個眼生字不認的旋叫了書童兒來念那書童倒還是  
門子出身蕩蕩如流水不差直念到底端的上面奏着那七件事

崇政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晉國公蔡京一本為陳愚見竭愚衷收人  
才臻實効足財用便民情以隆

聖治事

第一日罷科舉取士悉錄學校陛貢

竊謂教化凌夷風俗頹敗皆錄取士不得真才而教化無以仰賴言  
曰天生斯民作之君作之師漢舉孝廉唐興學校我

國家始制考貢之法各執偏陋以致此輩無真才而民之司牧何以賴  
焉今

皇上寤寐求才宵旰晷治治在于養賢養賢莫如學校今後取士悉遵  
古錄學校陛貢其州縣發解禮闈一切罷之每歲考試上舍則差知  
貢舉亦如禮闈之式仍立八行取士之科八行者謂孝友睦婣任恤  
忠和也士有此者即免試率相補太學上舍

二日罷講議則利司

竊惟

國初定制都堂置講議財利司蓋謂人君節浮費惜民財也今

陛下即位以來不寶遠物不勞逸民躬行節儉以自奉益天下亦無不可返之俗亦無不可節之財惟當事者以俗化為心以禁令為信不忽其初不弛其後治隆俗美豐亨豫大又何講議之為哉悉罷

三曰更鹽鈔法

竊惟鹽鈔乃

國家之課以供邊備者也今合無遵復祖宗之制鹽法者詔雲中陝西山西三邊上納糧草關領舊鹽鈔易東南淮浙新鹽鈔每鈔折派三分舊鈔搭派七分今商人照所派產鹽之地下場支鹽亦如茶法赴官秤驗納息請批引限日行鹽之處販賣如遇過限並行拘收別買新引增販者俱屬私鹽如此則國課日增而邊備不乏矣

四曰制錢法

竊謂錢貨乃

國家之血脉貴乎流通而不可淹滯如有阨阻淹滯不行者則小民何以變通而國課何以仰賴矣自晉末鵝眼錢之後至

國初瑣屑不堪甚至雜以鉛鉄夾錫邊人販于虜因而鑄兵器為害不小合無一切通行禁之也以

陛下新鑄大錢崇寧大觀通寶一以當十庶小民通行物價不致于踴貴矣

五曰行結糶俵糶之法

竊惟官糶之法乃賑恤之義也近年水旱相仍民間就食上始下賑恤之詔近有戶部侍郎韓侂題覆

欽依將境內所屬州縣各立社會行結糶俵糶之法保之于黨黨之于

里里之于鄉，倡之結也。每鄉編為三戶，按上上中中下下，上戶者納糧，中戶者減半，下戶者遞派糧數，關支謂之俵糶。如此則斂散便民之法，得以施行而

皇上可廣不費之仁矣。惟責守令嚴切舉行，其關係益匪細矣。

六日詔天下州郡納免夫錢

竊惟我

國初寇亂未定，悉令天下軍徭丁壯集于京師，以供運餽，以壯國勢。今承平日久，民各安業，合頒

詔行天下州郡，每歲上納免夫錢，每名折錢三十貫，解赴京師，以資餉之用。庶兩得其便，而民力少蘇矣。

七日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竊惟

陛下自即位以來，無聲色犬馬奉所尚，花石皆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者。但有司奉行之過，因而擾有傷

聖治

陛下節其浮濫，仍請作御前提舉人船所，凡有用悉出內帑，差官取之，庶無擾于州郡，伏乞

聖裁奉

聖旨：卿言深切時艱，朕心嘉悅，足見忠猷，都依擬行。該部知道。

西門慶聽了，又看了翟管家書信，已知禮物交得明白。蔡狀元見朝，又點了兩淮巡鹽，不日往此經過。心中不勝歡喜，一面打發夏壽回家，報與你老爹知道。一面賞了來保五兩銀子，兩瓶酒，一方肉，回房歇息，不在話下。

教語微  
入下具  
見愛民  
之忠

里里之于鄉，倡之結也。每鄉編為三戶，按上上中中下下上戶者納糧，中戶者減半，下戶者遞派糧數，關支謂之俵糶。如此則歛散便民之法，得以施行而

皇上可廣不費之仁矣。惟責守令嚴切舉行，其關係益匪細矣。

六日詔天下州郡納免夫錢

竊惟我

國初寇亂未定，悉令天下軍徭丁壯集于京師，以供運餽，以壯國勢。今承平日久，民各安業，合頒

詔行天下州郡，每歲上納免夫錢，每名折錢三十貫，解赴京師，以資餉之用。庶兩得其便，而民力少蘇矣。

七日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竊惟

陛下自即位以來，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花石皆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者。但有司奉行之過，因而致擾，有傷

聖治

陛下節其浮濫，仍請作御前提舉人船所，凡有用悉出內帑，差官取之。

庶無擾于州郡，伏乞

聖裁奉

聖旨：卿言深切時艱，朕心嘉悅。足見忠猷，都依擬行。該部知道。

西門慶聽了，又看了翟管家書信，已知禮物交得明白。蔡狀元見朝，又點了兩淮巡鹽，不日往此經過。心中不勝歡喜，一面打發夏壽回家，報與你老爹知道。一面賞了來保五兩銀子，兩瓶酒，一方肉，回房歇息。不在話下。

教語微  
備敘物  
入下具  
見愛民  
之慮

正是樹大招風風損樹人爲名高名喪身有詩爲証

得失榮枯命裡該 皆因年月日時裁 胸中有志終須至  
囊內無財莫論才

第四十九回

請巡按屈體求榮

遇胡僧現身施藥

雅集無兼客 高情洽二難 一尊傾智海 八斗擅吟壇

話到如生旭 霜來恐不寒 爲行王舍乞 玄屑帶雲餐

話說夏壽到家回覆了話夏提刑隨即來拜謝西門慶說道長官活命之恩不是託賴長官餘光這等大力量如何了得西門慶笑道長官放心料着你我沒曾過爲隨他說去老爺那里自有個明見一面在廳上放桌兒留飯談笑至晚方纔作辭回家到次日依舊入衙門裡理事不在話下却表巡按曾公見本上去不行就知道二官打點了心中忿怒因蔡太師

所陳七事內多舛訛皆損下益上之事卽赴京見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極言天下之財貴于通流取民膏以聚京師恐非太平之治民間結糶係糴之法不可行當十大錢不可用鹽鈔法不可屢更臣聞民力殫矣誰與守邦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說他大肆倡言阻撓國事將曾公付吏部考察黜爲陝西慶州知州陝西巡按御史宋盤就是學士蔡攸之婦兄也太師陰令盤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煨煉成獄將孝序除名竄于嶺表以報其仇此係後事表過不題再說西門慶在家一面使韓道國與喬大戶外甥崔本拏倉鈔早往高陽關戶部韓爺那里趕着掛號留下來保家中定下果品預備大桌面酒席打聽蔡御史船到一日來保打聽得他與巡按宋御史船一同京中起身都行至東昌府地方使人來家通報這裡西門慶就會夏提刑起身來保從東昌府船上就先見了蔡御史送了下程

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蔡御史船上拜見了備言邀請宋公之事蔡御史道我知道一定同他到府那時東平胡知府及合屬州縣方面有司軍衛官員吏典生員僧道陰陽都具連名手本伺候迎接帥府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都領人馬披執跟隨清蹕傳道鷄犬皆隱跡鼓吹迎接宋巡按進東平府察院各處官員都見畢呈遞了文書安歇一夜到次日只見門吏來報巡鹽蔡爺來拜宋御史連忙出迎叙畢禮數分賓主坐下獻茶已畢宋御史便問年兄幾時方行蔡御史道學生還待一二月因告說清河縣有一相識西門千兵乃本處巨族為人清慎富而好禮亦是蔡老先生門下與學生有一面之交蒙他遠接學生正要到他府上拜他拜宋御史問道是那西門千兵蔡御史道他如今見是本處提刑千戶昨日已參見過年兄了宋御史令左右

取手本來看見西門慶與夏提刑名字說道此莫非與翟雲峰有親舊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見在外面伺候要央學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飯未審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學生初到此處只怕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雲峰分上你我走走何害于是分付看轎就一同起行一面傳將出來西門慶知了此消息與來保賁四騎快馬先奔來家預備酒席門首搭照山綵棚兩院樂人奏樂叫海鹽戲并雜耍承應原來宋御史將各項伺候人馬都令散了只用幾個藍旗清道官吏跟隨與蔡御史坐兩頂大轎打着雙簷傘同往西門慶家來當時哄動了東平府大鬧了清河縣都說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來他家吃酒來了慌的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各領本哨人馬把住左右街口伺候西門慶青衣冠帶遠遠迎接兩邊鼓樂吹打到大門首下了轎進去宋御史與蔡御史都穿着

大紅獬豸繡服烏紗皂履鶴頂紅帶從人執着兩把大扇只見五間廳上  
湘簾高捲錦屏羅列正面擺兩張吃看桌席高頂方糖定勝族盤十分齊  
整二官揖讓進廳與西門慶敘禮蔡御史令家人具誓見之禮兩端湖綉  
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方端溪硯宋御史只投了個宛紅單拜帖上書侍  
生宋喬年拜向西門慶道久聞芳譽學生初臨此地尚未盡情不當取擾  
若不是蔡年兄邀來進拜何以幸接尊顏慌的西門慶倒身下拜說道僕  
乃一個武官屬於按臨之下今日幸蒙清顧蓬華生光于是鞠躬展拜禮  
容甚謙宋御史亦答禮相還敘了禮數當下蔡御史讓宋御史居左他自  
在右西門慶垂首相陪茶湯獻罷階下簫韶盈耳鼓樂宣闌動起樂來西  
慶慶通酒安席已畢下邊呈獻割道說不盡餚列珍羞湯陳豔浪端的歌  
舞聲容食前方丈兩位轎上跟從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點心一百斤熟

肉都領下去家人吏書門子人等另在廂房中管待不必細說當日西門  
慶這席酒也費勾千兩金銀那宋御史又係江西南昌人為人浮躁只坐  
了沒多大回聽了一摺戲文就起來慌的西門慶再三固留蔡御史在傍  
便說年兄無事再消坐一時何遽回之太速耶宋御史道年兄還坐坐李  
生還欲到察院中處分些公事西門慶早令手下把兩張桌席連金銀器  
已都裝在食盒內共有二十擡叫下人夫伺候宋御史的一張大桌席兩  
罈酒兩牽羊兩對金絲花兩疋段紅一副金臺盤兩把銀執壺十個銀酒  
盃兩個銀折盃一雙牙筯蔡御史的也是一般的都遞上揭帖宋御史再  
三辭道這個我學生怎麼敢領因看着蔡御史蔡御史道年兄貴治所臨  
自然之道我學生豈敢當之西門慶道些須微儀不過侑觴而已何爲見  
外比及二官推讓之次而桌席已擡送出門矣宋御史不得已方令左右

收了揭帖向西門慶致謝說道今日初來識荆既擾盛席又承厚贖何以克當餘容固報不忘也因向蔡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告別于是作辭起身西門慶還要遠送宋御史不肯急令請回舉手上轎而去西門慶回來陪侍蔡御史解去冠帶請去捲棚內後坐因分付把樂人都打發散去只留下戲子西門慶令左右重新安放桌席擺設珍羞菓品上來二人飲酒蔡御史道今日陪我這宋年兄坐便借了又叨盛筵并許多酒器何以克當西門慶笑道微物惶恐表意而已因問道宋公祖尊號蔡御史道號松原松樹之松原泉之原又說起頭裡他再三不來被學生因稱道曰泉盛德與老先生那邊相熟他纔來了他也知府上與雲峰有親西門慶道想必翟親家有一言于彼我觀宋公爲人有些踉蹌蔡御史道他雖故是江西人倒也沒甚踉蹌處只是今日初會怎不做些模樣說畢笑了西門

慶便道今日晚了老先生不回船上去罷了蔡御史道我明早就要開船長行西門慶道請不棄在舍留宿一宵明日學生長亭送餞蔡御史道過蒙愛厚因分付手下人都回門外去罷明早來接衆人都應諾去了只留下兩個家人伺候西門慶見手下人都去了走下席來叫玳安兒附耳低言如此這般卽去院裡坐名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打後門裏用轎子擡了來休交一人知道那玳安一面應諾去了西門慶復上席陪蔡御史吃酒海鹽子弟在傍歌唱西門慶因問老先生到家多少時就來了令堂老夫人起居康健麼蔡御史道老母倒也安學生在家不覺荏苒半載回來見朝不想被曹禾論劾將學生做同年一十四人之在史館者一時皆黜授外職學生便選在西臺新點兩淮巡鹽宋年兄便在貴處巡按也是蔡老先生門下西門慶問道如今安老先生在那里蔡御史道安鳳山

做官的  
此寺地  
要自友



他已陞了工部主事往荊州催督皇木去了也待好來也說畢西門慶教海鹽子弟上來速酒蔡御史分付你唱個漁家傲我聽子弟排手在傍正唱着只見玳安走來請西門慶下邊說話玳安道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打後門來了在娘房裡坐着哩西門慶道你分付把轎子擡過一邊纔好玳安道擡過一邊了這西門慶走上房兩個唱的向前磕頭西門慶道今日請你兩個來晚夕在山子下扶持你蔡老爹他如今見做巡按御史你不可怠慢用心扶持他我另酬答你韓金釧兒笑道爹不消分付俺每知道西門慶因戲道他南人的營生好的是南風你每休要扭手扭腳的董嬌兒道娘在這裡聽着爹你老人家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竦了王府門首磕了頭俺們不吃這井裡水了西門慶笑的往前邊來走到儀門首只見來保和陳敬濟擎着揭帖走來與西門慶看說道剛纔喬親家爹說

趁着蔡老爹這回閑爹倒把這件事對蔡老爹說了罷只怕明日起身忙了教姐夫寫了俺兩個名字在此西門慶道你跟了來來保跟到港棚橋子外邊站着西門慶飲酒中間因題起有一事在此不敢干瀆蔡御史道四泉有甚事只顧分付學生無不領命西門慶道去歲因舍親在邊上納過些糧草坐派了些鹽引正派在貴治楊州支鹽望乞到那里青目青目早些支放就是愛厚因把揭帖遞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寫着商人來保崔本舊派淮鹽三萬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笑道這個甚麼打緊一面把來保叫至跟前跪下分付與你蔡爺磕頭蔡御史道我到楊州你等徑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一個月西門慶道先生下顧早放十日就勾了蔡御史把原帖就袖在袖內一面書童傍邊斟上酒子弟又唱唱畢已有掌燈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罷因起身出席

左右便欲掌燈。西門慶道：且休掌燭，請老先生後邊更衣。於是從花園裡遊玩了一回，讓至翡翠軒那里，又早湘簾低簇，銀燭熒煌，設下酒席。海鹽戲子西門慶已命打發去了，書童把捲棚內家活收了，關上角門，只見兩個唱的盛粧打粉，立于階下，向前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但見：

綽約容顏金縷衣，香塵不動下階墀。時來水濺羅裙濕，好似巫山行雨歸。

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捨，便說道：四泉你如何這等愛厚，恐使不得。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遊，又何異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于是月下與二妓攜手，恍若劉阮之入天台，因進入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紙筆就欲留題相贈。西門慶即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濃濃的，拂下錦箋。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

手文不加點，字走龍蛇燈下一揮而就，作詩一首，詩曰：

不到君家半載餘，軒中文物尚依稀。兩過書童開藥圃，

風回仙子步花臺。飲將醉處鐘何急，詩到成時漏更催。

此去又添新帳望，不知何日是重來。

寫畢，教書童粘于壁上，以爲後日之遺焉。因問二妓你等叫甚名字，一箇道：小的姓董，名喚嬌兒。他叫韓金釧兒。蔡御史又道：你二人有號沒有？董嬌兒道：小的無名娼妓，那討號來？蔡御史道：你等休要太謙，問至再三，韓金釧方說：小的號玉卿。董嬌兒道：小的賤號薇仙。蔡御史一聞薇仙二字，心中甚喜，遂留意在懷，令書童取棋桌來，擺下棋子。蔡御史與董嬌兒兩個着棋，西門慶陪侍。韓金釧兒把金樽在旁邊遞酒，書童歌唱。蔡御史贏了一盤棋，董嬌兒吃過，又回奉蔡御史一杯。韓金釧這里也遞與西門慶

此字原註

一杯陪飲飲了酒兩人又下董嬌兒贏了連忙通酒一盃與蔡御史西門慶在傍又陪飲一盃飲畢蔡御史道四泉夜深了不勝酒力于是走出外邊來站立在花下那時正是四月半頭月色纔上西門慶道老先生天色還早哩還有韓金釧不曾賞他一盃酒蔡御史道正是你喚他來我就此花下立飲一盃于是韓金釧拏大金桃盃滿斟一盃用纖手捧遞上去董嬌兒在傍捧菓蔡御史吃過又斟了一盃賞與韓金釧兒因告辭道四泉今日酒太多了令盛价收過去罷于是與西門慶握手相語說道賢公盛情盛德此心懸懸非斯文骨肉何以至此向日所貸學生耿耿在心在京已與雲峯表過倘我後日有一步寸進斷不敢有辜盛德西門慶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到不消介意韓金釧見他一手拉着董嬌兒知局就往後邊去了到了上房裡月娘問道你怎的不陪他睡來了韓金釧笑道他留下

四四

董嬌兒了我不來只管在那里做甚麼良久西門慶亦告了安置進來叫了來興兒分付明日早五更打發食盒酒米點心下飯叫了廚役跟了往門外永福寺去與你蔡老爹送行叫兩個小優兒答應休要慢了來興兒道家裡二娘上壽沒有人看西門慶道留下棋童兒買東西叫廚子後邊大竈上做罷不一時書童玳安收下家活來又討了一壺好茶往花園裡去與蔡老爹漱口翡翠軒書房床上鋪陳衾枕俱各完備蔡御史見董嬌兒手中擎着一把湘妃竹泥金面扇兒上面水墨畫着一種湘蘭平溪流水董嬌兒道敢煩老爹賞我一首詩在上面蔡御史道無可爲題就指着你這薇仙號于是灯下拈起筆來寫了四句在上

小院閑庭寂不諱 一池月上浸窓紗  
邂逅相逢天未晚

紫薇郎對紫薇花

寫畢那董嬌兒連忙拜謝了，兩個收拾上床就寢。書童玳安與他家人在明間裡睡，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早晨，蔡御史與了董嬌兒一兩銀子，用紅帑大包封着，到于後邊，拏與西門慶瞧。西門慶笑說道：「文職的營生，他那里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籤了。」因交月娘每人又與了他五錢銀子，從後門打發去了。書童盥洗面水，打發他梳洗穿衣。西門慶出來，在廳上陪他吃了粥，手下又早伺候轎馬來接，與西門慶作辭謝了，又謝西門慶。又道：「學生昨日昨所言之事，老先生到彼處，學生這里書去千萬留神，一二足何不淺。」蔡御史道：「休說賢公華札下臨，只盛价有片帑到，學生無不奉行。」說畢，二人同上馬，左右跟隨出城外，到于永福寺，借長者方丈擺酒餞行。來與兒與厨段，屏屏安排桌席，停當。李銘、吳惠兩個小僮彈唱數盃之後，坐不移時，蔡御史起身，夫馬坐驕，在于三門外伺候。臨行，西門慶說起

苗青之事，乃學生相知，因註誤在舊大巡曾公案下，行牌往揚州案候候。他此事情已問結了，倘見宋公望乞借重一言，彼此感激。蔡御史道：「這個不妨，我見宋年兄說，設使就提來，放了他去就是了。」西門慶又作揖謝了。看官聽說後來宋御史往濟南去，河道中又與蔡御史會在那船上，公人揚州提了苗青來。蔡御史說道：「此係曾公手裡案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去了。」倒下詳去，東平府還只把兩個船家決不待時，安童便放了。正是：公道人情兩是非，人情公道最難為。若依公道人情失，順了人情公道虧。

當日西門慶要送至船上，蔡御史不肯，說道：「賢公不消遠送，只此告別。」西門慶道：「萬惟保重，容差小价問安。」說畢，蔡御史上轎而去。西門慶回到方丈坐下，長老走來，合掌問訊遞茶。西門慶答禮相還，見他雪簪交白，便問

長老多大年紀。長老道：小僧七十有四。西門慶道：到還這等康健。因問法號。長老道：小僧法名道堅。又問有幾位徒弟。長老道：止有兩個小徒。本寺也有三十餘僧行。西門慶道：這寺院也寬大。只是欠修整。長老道：不瞞老爹說。這座寺原是你周秀老爹蓋造。長住裏沒錢糧修理。丟得壞了。西門慶道：原來就是你守備府周爺的香火院。我見他家庄子不遠。不打緊處。你稟了你周爺寫個緣簿。別處也再化些。我也資助你些。布施道堅連忙又合掌問訊謝了。西門慶分付玳安兒取一兩銀子謝長老。今日打攪道堅道：小僧不知老爹來。不曾預備齋供。西門慶道：我要往後邊更衣去。道堅連忙叫小沙彌開門。西門慶更衣了。衣因見方丈後面五間大禪堂。有許多雲遊和尚在那裏敲着木魚看經。西門慶不因不繇信步走入裡面。觀看見一個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搗搜。生的豹頭凹眼。色若紫肝。戴了鷄蠟

何物

和尚奉  
止嗔嗚  
物原差  
不遠

雞兒穿一領肉紅直裰。頰下髭鬚亂拚。頭上有一溜光簷。就是個形容古怪。真羅漢未除火性。獨眼龍在禪床上旋定。過去了垂着頭。把脖子縮到腔子裡。鼻孔中流下玉筋來。西門慶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僧必然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有此異相。等我叫醒他。問他個端的。于是高聲叫那位僧人。你是那里人氏。何處高僧。叫了頭一聲。不答應。第二聲也不言語。第三聲只見這個僧人在禪床上把身子打了個挺。伸了伸腰。睜開一隻眼。跳將起來。向西門慶點了點頭。兒瓮聲應道：你問我怎的。貧僧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乃西域天竺三國密松林齊腰峯寒庭寺下來的胡僧雲遊至此。施藥濟人。官人你叫我。有甚話說。西門慶說：你既是施藥濟人。我問你求些滋補的藥兒。你有也不有。胡僧道：我有。我有。又道：我如今請你到家。你去不去。胡僧道：我去。我去。西門慶道：你說去。卽此就行。那胡僧直

堅起身來，向床頭取過他的鐵柱杖來，拄着，背上他的皮搭裱，裱內盛了兩個藥葫蘆兒，下的禪堂，就往外走。西門慶分付玳安，叫了兩個驢子，同師父先往家去等着。我就來，胡僧道官人不消如此，你騎馬只顧先行，貧僧也不騎頭口，管情比你先到。西門慶道：「已定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開這等朗言，恐怕他走了。」分付玳安，好友跟着他同行。于是作辭長老上馬，僕從跟隨，逕直進城來家。那日四月十七日，不想是王六兒生日，家中又是李嬌兒上壽，有堂客吃酒，後晌時分，只見王六兒家没人使，使了他兄弟王經來請西門慶，分付他宅門首只尋玳安兒，說話不見玳安在門首，只顧立立了約一個時辰，正值月娘與李嬌兒送院裡李媽媽出來上轎，看見一個十五六歲扎包髻兒小廝，問是那裏的，那小廝不知走到跟前，與月娘磕了個頭，說道：「我是韓家尋安哥說話。」月娘問那安

哥平安在傍道：「恐怕他知道是王六兒那裏來的，恐怕他說岔了話，向前把他拉過一邊，對月娘說他是韓縣計家使了來尋玳安兒，問韓縣計幾時來，以此哄過月娘，不言語回後邊去了。」不一時玳安與胡僧先到門首，走的兩腿皆酸，渾身是汗，抱怨的要不得。那胡僧體貌從容，氣也不喘，平安把王六兒那邊使了王經來請爹，尋他說話一節，對玳安兒說了一遍。道：「不想大娘看見，早是我在傍邊替他撝拾過了，不然就要露出馬覺來了。」等住回娘若問，你也是這般說。那玳安走的睜睜的，只顧搵扇子。今日造化低也怎的，平白爹交我領了這賊禿囚來，好近路兒從門外寺裡直走到家路上，通沒歇腳兒，走的我上氣兒接不着，下氣兒爹交顧驢子與他騎，他又不騎，他便走着沒事，難爲我這兩條腿了，把鞋底子也磨透了，脚也踏破了，攘氣的營生。平安道：「爹請他來做甚麼？」玳安道：「誰知道他

讀此書者子器用食物皆病其皆誠潛心細讀教遠方知其非警也

說問他討甚麼藥哩。正說着，只聞喝道之聲。西門慶到家看見胡僧在門首，說道：「吾師真乃人中神也。」果然先到一面，讓至裏面大廳上坐。西門慶叫書童接了衣裳，換了小帽，陪他坐的，吃了茶。那胡僧睜眼觀見廳堂高遠，院宇深沉，門上掛的是龜背紋蝦鬚織抹綠珠簾，地下鋪獅子滾绣球絨毛線毯。正當中放一張蜻蜓腿螳螂肚肥阜色起楞的桌子，桌子上安着綠環樣須彌座，大理石屏風週圍擺的，都是泥鰍頭楠木靶腫筋的交椅。兩壁掛的畫都是紫竹桿兒綾邊瑪瑙軸頭，正是

鼉皮畫鼓振庭堂

烏木春檯盛酒器

胡僧看畢，西門慶問道：「吾師用酒不用？」胡僧道：「貧僧酒肉齊行。」西門慶一面分付小廝後邊，不消看素饌，拿酒飯來。那時正是李嬌兒生日，厨下餚饌下飯都有，安放桌兒，只顧拿上來，先綽邊兒放了四碟果子，四碟小菜。

又是四碟案酒，一碟頭魚，一碟糟鴨，一碟烏皮鷄，一碟舞鱸公。又拿上四樣下飯來：一碟羊肉葱炒的核棗肉，一碟細切的餛飩樣子肉，一碟肥的羊貫腸，一碟光溜溜的滑鯪次。又拿了一道湯飯出來，一個碗內兩個肉圓子，夾着一條花腸，滾子肉名喚一龍戲三珠湯。一大盤裂破頭高裝肉包子，西門慶讓胡僧吃了。教琴童擎過團靶鉤頭雞，脖子壺來，打開腰州精製的紅泥頭，一股一股，瀉出滋陰榨白酒來，傾在那倒垂蓮蓬高脚鍾內，遞與胡僧。那胡僧接放口內，一吸而飲之。隨卽又是兩樣添換上來：一碟寸扎的騎馬腸兒，一碟子醃臘鵝脖子，又是兩樣艷物與胡僧下酒。一碟子癩葡萄，一碟流心紅李子。落後又是一大碗鱔魚麵，與菜卷兒一齊，擎上來與胡僧打散。登時把胡僧吃的楞子眼兒，便道：「貧僧酒醉飯飽，足以勾了。」西門慶叫左右，擎過酒桌去，因問他求房術的藥兒。胡僧道：「我

有一枝藥乃老君煉就王母傳方非人不度非人不傳專度有緣既是官人厚待于我我與你幾丸罷于是向褙襖內取出葫蘆來傾出百十九分付每次只一粒不可多了用燒酒送下又將那一個葫蘆兒捏了取二錢一塊粉紅膏兒分付每次只許用二厘不可多用若是脹的慌用手捏着兩邊腿上一只顧摔打百十下方得通你可樽節用之不可輕泄于人西門慶雙手接了說道我且問你這藥有何功效胡僧說

形如鷄卵 色似鵝黃 三次老君炮煉 王母親手傳方

外視輕如糞土 內覩貴乎玕琅 比金金豈換 比玉玉何償

任你腰金衣紫 任你大廈高堂 任你輕裘肥馬 任你才俊

棟梁 此藥用托掌內 飄然身入洞房 洞中春不老 物外

景長芳 玉山無頽敗 丹田自有光 一戰精神爽 再戰氣

血剛 不拘嬌艷寵 十二美紅粧 交接從吾好 徹夜頂

鎗 服久寬脾胃 滋腎又扶陽 百日鬚髮黑 千朝體自強

固齒能明目 陽生姤始藏 恐君如不信 拌飯與猫嗜 三

日淫無度 四日熱難當 白猫變為黑 尿糞俱停亡 夏月

當風臥 冬天水裏藏 若還不解泄 毛脫盡精光 每服一

厘半 陽興愈健強 一夜歇十女 其精永不傷 老婦攪看

感 淫媚不可當 有時心倦怠 收兵罷戰場 冷水吞一口

陽回精不傷 快美終宵樂 春色滿蘭房 贈與知音客 永

作保身方

西門慶聽了要問他求方兒說道請醫須請良傳藥須傳方吾師不傳于我方兒倘或我久後用沒了那里尋師父去隨師父要多少東西我與師



梁然用不着高僧高僧

父因令玳安後邊快取二十兩白金來遞與胡僧要問他求這一枝藥方。那胡僧笑道：貧僧乃出家之人，雲遊四方，要這資財何用？官人起早收拾，僧高僧回去，一面就要起身。西門慶見他不肯傳方，便道：師父，你不受資財，我有一疋五丈長大布，與師父做件衣服罷。即令左右取來，雙手遞與胡僧。胡僧方才打問訊謝了，臨出門，又分付不可多用戒之戒之。言畢，背上褡褳，拴定拐杖，出門揚長而去。正是：

柱杖挑擎雙日月

芒鞋踏遍九軍州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遊蝴蝶巷

菊花新

欲掩香幃論繾綣，先飲雙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鴛衾。圖暖。須更整頓蝶蜂情，脫羅裳恣情無限。留着帳前燈，時時看伊。

嬌面

話說那日李嬌兒上壽，觀音菴王姑子請了蓮花菴薛姑子來，又帶了他兩個徒弟，妙鳳、妙趣。月娘知道他是個有道行的姑子，連忙出來迎接。見他戴著清淨僧帽，披著袈裟，剃的壽旋旋頭兒，生的魁肥胖大，溜口豚腮。進來與月娘眾人合掌問訊。慌的月娘眾人連忙行禮。見他鋪眉苦眼，拏班做勢，口裏咬文嚼字，一口一聲只稱呼他薛爺。他便叫月娘是在家菩薩，或稱官人娘子。月娘甚是敬重他。那日大妗子、楊姑娘都在這裡。月娘擺茶與他吃，菜蔬點心擺了一大桌子，比尋常分外不同。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纔十四五歲，生的甚是清俊。就在他傍邊桌頭吃東西，吃了茶都在上房內坐的，聽着他講道說話。只見畫童兒前邊收下家活來，月娘便問道：前邊那吃酒肉的和尚去了？書童道：剛纔起身，爹送出他去了。

吳大姪子因問是那里請來的僧人。月娘道：是他爹今日與蔡御史送行門外寺裏帶來的一個和尚。酒肉都吃的。他求甚麼藥方。與他銀子也不要錢。也不受。誰知他幹的甚麼營生。那薛姑子聽見便說道：茹葷飲酒。這兩件事也難斷。倒是這比丘尼還有些戒行。他漢僧們那里管大藏經。上不說的。如你吃他。一日到轉世過來。須還他一口。吳大姪聽了。道：像俺們終日吃肉。却不知轉世有多少罪業。薛姑子道：似老菩薩都是前生修來的福。享榮華。受富貴。譬如五穀。你春天不種下。到那有秋之時。怎望收成。這里說話不題。且說西門慶送了胡僧進來。只見玳安悄悄說道：頭裏韓大嫗使了他兄弟來請爹。說今日是他生日。請爹好友過去坐坐。西門慶得了胡僧藥。心裏正要去和婦人試驗。不想來請。正中下懷。卽分付玳安備馬。使琴童先送一潭酒去。于是逕走到金蓮房裏。取了淫器包兒。便

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跟隨。徑往王六兒家來。下馬到裏面。就分付留琴童兒伺候。玳安回了馬家去。等家裏問。只說我在獅子街房子裏算帳哩。玳安應諾。騎馬回家去了。王六兒出來。與西門慶磕了頭。在傍邊陪坐。說道：無事請爹過來散心坐坐。又多謝爹送酒來。西門慶道：我忘了你生日。今日往門外送行去。纔來家。因向袖中取出一根簪兒。遞與他。道：今日與你上壽。婦人接過來觀看。却是一對金壽字簪兒。說道：到好樣兒。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又遞與他五錢銀子。分付你秤五分。交小厮有南燒酒買一瓶來。我吃。王六兒笑道：爹老人家別的酒吃厭了。想起來又要吃南燒酒了。連忙秤了五分銀子。使琴童兒拿瓶買去。一面替西門慶脫了衣裳。請入房裏坐的。親自頓好茶。與西門慶吃。又放小桌兒看牌耍子。看了一回。纔收拾吃酒不題。單表玳安回馬到家。因跟和尚走的乏困了。一覺直

睡到掌燈時候，纔醒了，揉揉眼兒，見天晚了，走到後邊要燈籠接爹去，只顧立着，月娘因問他，頭裏你爹打發和尚去了，也不進來換衣裳，三不知就去了。端的在誰家吃酒，玳安道：爹沒往人家去，在獅子街房裏美帳哩。月娘道：美帳沒筭的恁。一日，玳安道：筭了帳，爹自家吃酒哩。月娘道：又没人陪他，莫不平白的自家吃酒。眼見的就是兩樣話。頭裏韓道國的小廝來尋你，做甚麼？玳安道：他來問韓大叔幾時來。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又不知弄甚麼鬼。玳安不敢多言。月娘交小玉拿了燈籠與他，分付你說家中你二娘等着上壽哩。玳安應諾走到前邊舖子裏，只見書童兒和傅夥計坐着木櫃上，放着一瓶酒，幾個碗碟，一盤牛肚子，平安兒從外拏了兩瓶鮮來，正飲酒。玳安看見把燈籠掠下，說道：好呀，我趕着了。因向書童兒戲道：好淫婦，我那里沒尋你，你原來躲在這里吃酒兒。書童道：你尋我做

甚麼？想是要與我做半日孫子兒。玳安罵道：秫秫小廝，你也回嘴。我尋你要合你的屁股，于是走向前，按在椅子上，就親嘴。那書童用手推開，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出來的。把人牙花都磕破了，帽子都抓落了。人的傅夥計見他帽子在地下，說道：新盞燈帽兒，交平安兒你替他拾起來，只怕躐了。被書童拏過，往炕上只一摔，把臉通紅了。玳安道：好淫婦，我聞你鬪兒，你就惱了，不繇分說，掀起腿，把他按在炕上，儘力往他口裏吐了一口唾沫，把酒推翻了，流在水櫃上。傅夥計恐怕濕了帳簿，連忙取手巾來抹了，說道：骨情住回，兩個頑惱了。玳安道：好淫婦，你今日討了誰口裏話，這等扭手扭腳。書童把頭髮都揉亂了，說道：要便，要便，便啖刺刺的屍水子，吐了人恁一口。玳安道：賊材秫秫，你今日纔吃屍，你從前已後把屍不知吃了多少。平安篩了一甌子酒，遞與玳安，說道：你快吃了，接爹去罷。

有話回來和他說玳安道等我接了爹回來和他答話我不把秫秫小厮不擺布的見神見鬼的也不怕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養的我只一味乾粘于是吃了酒門班房內叫了個小伴當擎着燈籠他便騎着馬到了王六兒家叫開門問琴童兒爹在那里琴童道爹在屋裏睡哩于是關上門兩個走到後邊廚下老馮便道安官兒你韓大嬸只顧等你不見來替你流下分兒了就向廚櫃裏擎了一盤驢肉一碟臘燒鷄兩碗壽麵一素子酒玳安吃了一回又讓琴童道你過來這酒我吃不了一咱兩個噤了罷琴童道留與你的你自吃罷玳安道我剛纔吃了甌子來了于是二人吃畢玳安便叫道馮奶奶我有句話兒說你休惱我想着你老人家在六娘那里與俺六娘當家如今在韓大嬸這里又與韓大嬸當家到家看我對六娘說也不說那老馮便向他身上拍了一下說道怪倒路死猴兒休

當家二字措辭甚雅

要是言不是語到家裏說出來就交他惱我一生我也不敢見他去這

玳安兒和老馮說話不想琴童走到臥房窗子底下悄悄聽觀原來西門慶用燒酒把胡僧藥吃了一粒下去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打開淫器包兒先把銀托束其根下龜頭上使了硫黃圈子又把胡僧與他的粉紅膏子藥兒盛在個小銀盒兒內捏了有一厘半兒安放在馬眼內登時藥性發作那話暴怒起來露稜跳腦凹眼圓睜橫筋皆見色若紫肝約有六七寸長比尋常分外粗大西門慶心中暗喜果然此藥有些意思婦人脫得光赤條條坐在他懷裏一面用手籠指說道怪道你要燒酒吃原來幹這營生因問你是那里討來的藥西門慶把胡僧與他的藥告訴一遍先令婦人仰臥床上背靠雙枕手擎那話往裏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方纔進入些須婦人淫津流溢少頃滑溜已而僅沒龜稜西門慶酒興發作淺抽

一人而  
兼南北  
之趣六  
兒不怕  
開童茹  
殺耶

深送覺翁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則淫心如醉，酥癡于枕上，口內呻吟不止。口口聲聲只叫大髻髻達達淫婦。今日可死也。又道我央及你好歹留些工夫在後邊耍耍。西門慶于是把老婆倒蹶在床上。那話頂入戶中，扶其股而極力揉碾，碾碾的連聲响。老婆道：達達，你好生揉打着淫婦，休要住了。再不你自家拏過燈來照着頑耍。西門慶于是移燈近前，令婦人在下直舒雙足，他便騎在上面，兜其股躡踞而提之。老婆在下一手揉着花心，扳其股而就之，顛聲不已。西門慶因對老婆說道：等你家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支監去，支監來賣了，就交他往湖州織了絲紬來，好不好？老婆道：好達達，隨你交他那里，只顧去間着王八在家裏做甚麼。因問舖子，却交誰管。西門慶道：我交賁四，且替他買着玉六兒，道也罷。且交賁四看着罷。這里二人行房，不想都被琴童兒窓外聽了。玳安從後

邊來見他聽覷，向身上拍了一下，說道：平白聽他怎的趣，他未起來，咱們去來。琴童跟他到外邊，玳安道：這後面小衙衛子裏新來了兩個小丫頭子，我頭裏騎馬打那里過，看見在營長腿屋裏，一個叫金兒，一個叫賽兒，都不上十七八歲，交小伴當在這里看着，咱們混一回子去。一面分付小伴當，你在此聽着門，俺們淨淨手去，等裏邊尋你往小衙衛口兒上來，叫俺們分付了。兩個月亮地裏走到小巷內，原來這條巷喚做蝴蝶巷，裏邊有十數家都是開坊子吃衣飯的。玳安已有酒了，叫門叫了半日，纔開。原來王八正和虔婆嚼長腿，在燈下拏黃桿大等子秤銀子，見兩個兒神也似撞進來，連忙把裏間屋裏燈一口吹滅。王八認的玳安是提刑所西門老爹家管家，便讓坐。玳安道：叫出他姐兒兩個唱個曲兒，俺們聽就走。王八道：管家你來的遲了一步兒，兩個剛纔都有人了。玳安不繇分說，兩步

就撞進裏面只見燈也不點月影中看見炕上有兩個戴白毡帽的酒太公一個炕上睡下那一個纔脫裹脚便問道是甚麼人進屋裡來玳安道我合你娘的眼颼的只一拳去打的那酒子叫聲阿嚙裹脚襪子也穿不上往外飛砲那一個在炕上扒起來一步一跌也走了玳安叫掌起燈來罵道賊野蠻流民他倒問我是那里人剛纔把毛搗淨了他的纔好平白放他去了好不好拏到衙門裏去交他且試試新夾棍着曾長腿向前掌上燈拜了又拜說二位管家哥哥息怒他外京人不知道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因令金兒賽兒出來唱與二位叔叔聽只見兩個都是一窩絲盤髻穿着洗白衫兒紅綠羅裙兒向前道今日不知叔叔來夜晚了沒曾做得美饌準備一面放了四碟乾菜其餘幾碟都是鴨蛋蝦米熟鮓鹹魚豬頭肉乾板腸兒之類玳安便樓着賽兒琴童便擁着金兒玳安看見賽兒帶着銀

紅紗香袋兒就拏袖中汗巾兒兩個換了以頂篩酒上來賽兒拏鍾兒斟酒遞與玳安先是金兒取過琵琶來奉酒與琴童唱個山坡羊道——烟花寨委實的難過白不得清涼到坐逐日家迎賓待客一家兒吃穿全靠着奴身一個到晚來印子房錢逼的是我老虔婆他不管我死活在門前站到那更深兒夜晚到晚來有那個問聲我那飽餓烟花寨再住上五載三年來奴活命的少來死命的多不繇人眼淚如梭有英樹上開花那是我收圓結果

金兒唱畢賽兒又斟一盃酒遞與玳安兒接過琵琶來終待要唱忽見小伴當來叫二人連忙起身玳安向賽兒說俺們改日再來望你說畢出來來到王六兒家西門慶纔起來老婆陪着吃酒哩兩個進入廚房內問老馮爹尋俺每來老馮道你爹沒尋只問馬來了我回說來了再沒言語兩

金瓶梅  
一  
五十二  
個坐在厨下，問老馮要茶吃。每人呵了一甌子茶，交小伴當點上燈籠，牽出馬去。西門慶臨起身，老婆道：「爹好煖酒兒，你再吃上一鍾兒，你到家莫不又吃酒。」西門慶道：「到家不吃了。」於是拏起酒來，又吃了一鍾。老婆便道：「你這一去幾時來走走。」西門慶道：「等打發了他每起身，我終來哩。」說畢，丫頭點茶來，漱了口。王六兒送到門首，西門慶方上馬歸家。却表潘金蓮同衆人在月娘房內，聽薛姑子徒弟兩個小姑子唱佛曲兒。忽想起頭裏月娘罵玳安說兩樣話，不知弄的甚麼鬼。因回房向床上摸那淫器包兒，又沒了。叫春梅問春梅說：「頭裏爹進屋裏來，向床背閣抽替內翻了一回去。」誰知道那包子放在那里。金蓮道：「他多咱進來，我怎就不知道。」春梅道：「娘正往後邊瞧薛姑子去了。」爹帶着小帽兒進屋裏來，我問着他，又不言語。金蓮道：「已定拏了這行貨，往院中那淫婦家去了。」等他來家，我好生問。」

四五

他因又往後邊去了，不想西門慶來家，見夜深，也沒往後邊去。琴童打着燈籠，送到花園角門首，就往李瓶兒屋裏去了。琴童兒把燈籠交到後邊，小玉收了。月娘看見，便問道：「你爹來了？」琴童道：「爹來了。」往前邊六娘房裏去了。月娘道：「你看是有個糟道的。」這里人等着就不進來了。李瓶兒慌的走到前邊，對西門慶說道：「他二娘在後邊等着，你上壽，你怎的平白進我這屋裏來了？」西門慶笑道：「我醉了，明日罷。」李瓶兒道：「就是你醉了，到後邊也接個鍾兒，你不去惹他二娘，不惱麼？」一力攙掖西門慶進後邊來。李嬌兒遞了酒，月娘問道：「你今日獨自一個在那邊房子裏坐，到這早晚，西門慶道：『我和應二哥吃酒來。』」月娘道：「可又來，我說沒個人兒自家怎麼吃，說過就罷了。」西門慶坐不移時，提起腳兒，還楚到李瓶兒房裏來。原來是王六兒那里，因吃了胡僧藥，被藥性把住了，與老婆弄聾了一日，恰好沒

曾丟身子。那話越發堅硬。形如鉄杵。進房交迎春脫了衣裳。就要和李瓶兒睡。李瓶兒只說他不來。和官哥在床上已睡下了。回過頭來見是他。便道你在後邊睡罷了。又來做甚麼。孩子纔睡的甜甜兒的。我這裏不奈煩。又身上來了。不方便。你往別人屋裏睡去。不是只來這裏纏。被西門慶攔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說道這奴才你達心裏要和你睡。睡兒因把那話露出來。與李瓶兒瞧。說的李瓶兒要不得。說道耶嚶。你怎麼弄的他這等太。西門慶笑着。告他說吃了胡僧藥一節。你若不和我睡。我就急死了。李瓶兒道。可怎樣的。我身上纔來了兩日。還沒去。亦發等去了。我和你睡罷。你今日且往他五娘屋裏歇一夜兒。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我今日不知怎的一心。只要和你睡。我如今殺個雞兒。夾及你。夾及兒。再不你交丫頭。撥些水來洗洗。和我睡。睡也罷。李瓶兒道。我到好笑起來。你今日那里吃的。

恁醉醉兒的。來家歪斯纏我。就是洗了。也不乾淨。一個老婆的月經。沾污在男子漢身上。贖刺刺的也晦氣。我到明日死了。你也只尋我。于是吃逼勒不過。交迎春撥了水。下來澡。北乾淨。方上床。與西門慶交會。可霎作怪。李瓶兒慢慢拍哄的官哥兒睡下。只剛扒過這頭來。那孩子就醒了一連醒了三次。李瓶兒交迎春。拏博浪鼓兒。哄着他。抱與奶子。那邊屋裏去了。這里二人方纔自在頑耍。西門慶坐在帳子裏。李瓶兒便馬爬在他身上。西門慶倒插那話入牝中。已而燈下窺見他雪白的屁股兒。用手抱着。且細觀其出入。那話已被吞進半截。與不可遏。李瓶兒恐怕帶出血來。不住取巾帕抹之。西門慶抽拽了一個時辰。兩手抱定他屁股。只顧揉搓。那話盡入至根。不容毛髮。臍下毳毛皆刺其股。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瓶兒道。達達慢着些。頂的奴裏邊好不疼。西門慶道。你既害疼。我丟了罷。于是向

癩根



桌上取過冷茶來呷了一口。登時精來一泄如注。正是四體無非暢美。一團都是陽春。西門慶方知胡僧有如此之妙藥。睡下時已三更天氣。且說潘金蓮見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裏歇了。只道他偷去淫器包兒。和他頑耍。更不體察外邊勾當。是夜暗咬銀牙。關門睡了。月娘和薛姑子。王姑子在。上房宿睡。王姑子把整治的頭男衣胞。并薛姑子的藥。悄悄遞與月娘。薛姑子教月娘揀個壬子日。用酒吃下。晚夕與官人同床一次。就是胎氣。不可交一人知道。月娘連忙將藥收了。拜謝了兩個姑子。又向王姑子道。我正月裡好不等着。你就不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倒說的好。這件物兒。好不難尋。虧了薛師父。也是個人家媳婦兒。養頭次娃兒。可可薛爺在那。里悄悄與了個熟老娘三錢銀子。纔得了。替你老人家熬礬水。打磨乾淨。兩盒鴛鴦新瓦。泡煉如法。用重羅篩過。攪在符藥一處。纔拏來了。月娘道。

出家人  
知此作  
福的眞  
難得羅  
然然平  
否

口是多累薛爺和王師父。于是每人拏出二兩銀子來相謝。說道。明日若坐了胎氣。還與薛爺一疋黃褐段子。做袈裟穿。那薛姑子合掌道了。問訊多承菩薩好心。常言十日賣一担針。賣不得一日賣三担甲。倒賣了。正是若教此輩成佛道。天下僧尼似水流。

金瓶梅十卷終

